# 春秋屬辭辨例編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十八目錄

辨　莒慶來逆不正其接內穀梁說辨譏公自主胡氏說辨
高固來逆譏公自主胡氏說辨子叔姬以爲宣公女辨
公子結媵陳人之婦公穀胡傳孔疏程氏說辨

杞魯昏姻論

書魯夫人事　書文姜淫逆　書莊公昏讎哀姜叔逆　書聲姜
外會　書出姜大歸敬嬴僭逆　書姒氏孟子喪
禮畧　歸甯惟一書至外如外會皆不書至

妾母志僭辨仲子不稱夫人別宮不祔舊說辨庶子爲君爲
其母無服辨妾不入廟辨春秋並書兩夫人以著嫡母妾母
有二非志其僭辨夫主歸賵襚云非禮辨　夫人子氏杜氏
以爲仲子公羊以爲隱母辨　夫人孫于齊貶去姜氏辨
夫人氏喪至貶不稱姜辨　禘致夫人公穀胡氏說辨　會
于左氏以爲齊止公辨　王歸成風含賵胡氏說辨　文夫
人姜氏書至穀梁說辨　僖公成風穀梁胡氏說辨　出姜
大歸書姜氏胡氏說辨　夫人婦姜不稱氏公穀說辨　孟
子以爲春秋諱詞三　胡氏說辨

書公會女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十八　　　錢唐張應昌學

○昏禮總論 公羊譏不親迎辨　穀梁親迎恆事不志辨　諸侯昏婣以著邦交非專誌失禮辨

凡昏姻合禮者皆不書 陸淳纂例引啖助 ○穀梁發親迎恆事不志之例蓋

知昏姻有常事不書者而誤於親迎發例也今考於經納幣不書使

卿則書內女適大夫不書公自主則書內媵不與適俱行則書外媵

踰制則書所不書者皆是常事合禮者也 趙汸屬辭

釋例曰天子娶則稱逆王后卿爲君逆則稱逆女其自爲逆則稱所

逆之字尊卑之別也 孔疏隱二年

諸侯之娶于諸侯敵也敵則嫌于相當天子之娶于諸侯降也降則

嫌于非匹故天子之逆則稱后諸侯之逆則稱女若乃大夫自逆于

公則女稱字焉以其下嫁故得申其尊也 張大亨五禮例宗

春秋傳曰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于大

夫使大夫同姓者主之必使同姓者以其同宗其祖可以主親也班固白虎通

昏禮六惟納幣三見經蓋納采問名納吉皆未定之辭至納幣則成諸侯昏禮已亡存者惟士昏禮爾有納徵有納幣納徵士禮也納幣卿大夫以上禮也雜記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士昏禮以爲元纁此卿大夫以上之禮也周官媒氏所謂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媒氏掌萬民之判純帛緇帛也無過五兩則有不及五兩者矣此庶人以下之禮也先儒復言天子則加以穀圭諸侯則加以大璋禮亦宜然葉夢得春秋攷

先王厚男女之別重繼嗣之原爰定昏禮別嫌明微先德後色垂萬世統至深遠也東遷而後禮教不修倫紀廢壞陳靈以君臣宣淫晉文以懷嬴薦寵衞宣有新臺之刺齊襄有南山之行人道同於禽獸

典禮棄若弁髦大亂極矣聖人憫焉是故詳其制於禮而嚴其律於春秋天子娶后則使卿逆上公監之而祭公以專行見譏劉夏以官師致逆春秋志之謹名分窒亂源也十二公之違禮莫甚於莊宣莊公當親喪而王王姬娶仇女而躬納幣宣公倚齊得國結好圖昏即位未幾逆行喪娶內女爲夫人者七其三不克終不書歸餘皆有故而書惟紀叔姬以子身而全宗祀宋共姬待傅母而蹈烈火秉禮守義皭然不滓庶幾周公之教猶有存焉故大書特書不一書以爲勸也春秋所書昏禮或失之畧或失之過失之畧者輕妃偶而虞不終失之過者諂強鄰而羞宗廟爲天下後世慮深切著明矣顧棟高大事表

書歸女逆婦諸儒皆從合禮不合禮立論夫禮之合與不合義固有之而春秋實以著婚姻爲邦交之大蓋有意寓乎其間而禮之合與不合則因事以併著者也張自超宗朱辨義後論

春秋之紀婚姻以著邦交也魯之於紀也紀逼於齊魯爲之求盟於齊爲之通昏於王爲之糾鄰國以與齊爲敵伯姬叔姬故也書伯姬叔姬之始卒者詳魯之始卒也魯之於杞也既昏於魯而得以免伯主之誅求歷莊閔僖文宣成六公之世七八十年之間無怨惡伯姬叔姬故也書伯姬叔姬之始卒者詳魯於杞之始卒也季姬歸鄫雖逾年卽卒其後魯僖猶怒邾人之用鄫子而再伐邾以報之伯姬歸郯雖異日來歸其初則魯宣合齊以平莒郯而又伐莒以䘏庇之其於宋也惠隱已爲婚姻自娶齊女而宋好失歷莊僖文宣至成伯姬歸宋而復通魯宋大國也嫁女娶婦三國來媵諸侯所不能忌而魯宋之交固是以詳錄伯姬而事凡八見於經也合觀春秋魯六公皆娶齊女其紀杞鄫郯皆小國而魯以女嫁之國勢相敵而爲魯甥者特一宋耳豈樂小國之附已而妻之以女望大國之援已而以

其女為夫人邪若是則婚姻不以義而以利宜乎朝婚姻而暮仇敵

嗟乎春秋諸侯私其昏姻則大義不顧利其土地則婚姻不顧又其甚者脅於強大則嫁義不當嫁之女託其助已則娶義不當娶之婦人倫道喪而禮義衰可勝歎哉故春秋於宣成之後終襄昭定哀之世娶夫人不書而內女之嫁者亦不復見於經也張自超宗朱辨義成八年

春秋譏不親迎辨

諸侯昏禮其迎也以宗廟之命遣卿以國之貴卿將命其至也國君出迎於館御輪於庭禮之情文斯盡矣又何必去國越境然後為禮哉文王以莘女為配其迎也親至于渭而已未嘗至莘也韓侯以蹶女為配而蹶為王室卿士其迎也于蹶之里則因入覲至周而迎之也諸侯親迎不必遠適他國於此見矣李明復集義隱二年引謝湜

先儒皆謂諸侯當親迎程子獨辨其非以為親迎者迎於所館未有

委宗廟社稷而遠適他國以逆婦者胡氏安國主穀梁譏不親迎亦謂或迎於國或迎於境上夫既曰迎於境上則未入境之先安得不以大夫逆乎以是知程子之說不可易也成十四年日講解義

春秋隱二年紀履緰來逆女公羊曰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始不親迎也史公於外戚世家云春秋譏不親迎索隱引此傳文爲證後儒承其說因於莊之二十四年公如齊逆女穀梁曰不正其親逆於齊也謂親迎讐人之女故書而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成十四年叔孫僑如如齊逆女皆主不親迎之說是公穀史遷皆以爲諸侯當親迎千百年來無有異議程子獨辨之曰親迎者迎於其所館豈有委宗廟社稷而遠適他國以逆婦者非惟諸侯卽卿大夫亦然文王親迎於渭周國自在渭旁未嘗出疆也況其時乃爲公子未爲國君其說精當足正千古之謬文定主不親迎

之說而又謂或迎於其國或迎於境上彙纂譏其未有定見旣曰迎於境上矣則未入境之先安得不以大夫逆之則三公子之如齊逆女禮也旣已合禮春秋何以書彙纂譏文定之無定見而究未發明所以書公子逆女之故余懷此疑數年後乃因而斷之曰程子之說是也公羊譏不親迎非春秋之旨史公所云蓋習見漢世尊崇后家而援公羊以爲說後儒遂以爲定例過矣翬與遂之書逆女也惡其寵逆黨結强援也僑如之書逆女也惡其通國母擅國權也統觀前後經文而聖人之旨自見與不親迎何涉乎何則翬以隱十一年弑君而桓三年卽爲命卿而逆女遂以文十八年殺子赤而踰年卽冒國喪而逆女此爲結援强大以求追前日滔天之惡也僑如以成十四年逆女而十六年卽與姜氏謀逐季孟而出奔此爲專擅國柄以預釀後日竊國之漸也比事觀之而書法之故瞭然矣至紀履緰之

逆伯姬以吾女遭人倫之變而特詳之亦初非以其不親迎也夫逆女使命卿其常耳以爲譏不親迎假令昏於秦楚而爲國君者將舍國事之重越千里踰時月以求婦乎魯十二公之夫人若子氏若姒氏若歸氏均非齊魯之近也當日必以大夫迎之而春秋不悉書者此正所謂常事不書也昭公娶於吳而魯之諸公未嘗涉吳境此當使誰迎之乎夫春秋之書來逆者若莒慶若齊高固此則親迎矣而春秋書之者惡其以大夫亢諸侯而莊宣二公以國君而自屈故特書之其意各有在亦初不關乎親迎與不親迎也自公羊爲此說而史遷祖之遂成鐵案雖卯程子之說之爲是而終莫能撼多爲依稀兩可之論拔本塞源當自公羊始而後是非之說乃定○望溪方氏曰國君之禮異於公子士庶人卿逆而迎於境可矣越境親迎非禮也如以爲禮則莊公如齊逆女當以爲常事而不書矣顧棟高大事表

程子以爲躬逆於境內之館卽禮所謂冕而親迎也春秋諸侯有躬百納幣親迎於其國者則莊之於哀姜過也有逆不以卿來不迎於館入不告於廟者則文之於出姜也不及也一殺於齊一大歸於齊舊典其可踰哉君之世子及卿大夫皆當親迎鄭世子忽逆婦於陳鍼子不以爲譏是世子親迎之證也楚公子圍告於莊共之廟逆於豐氏之祧是卿大夫親迎之證也故莒慶齊高固皆請於其君以自逆禮也程子以爲皆不親迎非然也　姜炳璋讀左補義

○書逆王后　祭公逆后不正其卽謀于我穀梁說辨譏不親迎而使魯何休說辨任重使輕劉氏說辨無使諸侯爲主之禮程子說辨以書來書遂爲譏祭公而罪魯舊說辨稱紀季姜公羊孔疏劉陳說辨　單靖公傳說牴牾辨

禮記天子之妃曰后鄭元注后之言後也○后者君也配至尊爲海內小君天下尊之故繫王言之曰王后　班固白虎通

左傳天子求后於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妾婦之子若而

人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襄十二年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周十三王書逆王后者惟二一非禮則書也劉夏以非三公譏之祭公得禮而又書者譏遂事也孫覺經解襄十八年○逆后非公卿則書故原莊公逆惠后於陳不書事在前十八年召桓公逆定后於齊不書宣六年則祭公何以書譏其以遂專之也陳傅良後傳桓八年○按譏祭公之說未是辨見下

桓八年冬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左禮也杜注天子娶於諸侯使同姓諸侯爲之主祭公來受命於魯故曰禮孔疏凡昏姻皆賓主敵體相對行禮天子嫁女於諸侯使諸侯爲主令與夫家爲禮天子聘后於諸侯亦使諸侯爲主令與后家爲禮故祭公受魯命也嫁王女者王姬至魯而後至夫家其王后昏后不來至魯者以王姬至魯待夫家之逆

以爲禮故須至魯后則王命已成於魯無事故卽歸京師○公羊何以不稱使昏禮不稱主人其言遂何成使乎我也使我爲媒可則因用是往逆矣女在其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不言逆女者王后重矣非諸侯夫人可得齊也故不言逆女孫復尊王發微○劉氏權衡曰天子娶后當使同姓諸侯主其辭命祭公逆后于紀使我主其禮也眡隱曰祭公至魯遂往逆后此天王之命非祭公自爲之紀魯甥也咨謀於魯而行木訥曰齊將滅紀紀託於魯魯勢不能芘紀於是爲之謀俾納女於王託王爲重焉蓋自五年齊欲襲紀紀懼求魯六年會于成秋又來朝今春家父來聘則謀婚也今祭公來因不反命而遂逆王后齊侯繼此不復犯紀僖公歿襄公始滅紀納女亦延紀數年愚按劉以禮言戴以情言趙以事勢言可以參考過於

諸家之專主譏詆者黃震日鈔○不稱使昏禮不稱王人也左傳莊十八年虢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不言王使而曰虢晉鄭使蓋古禮如此先儒謂三公師傅之官坐而論道不宜逆女宜使卿往公監之蓋據襄公十五年劉夏逆王后于齊傳稱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而經獨書劉夏爲義蓋謂劉夏以非卿而書靖公合禮則不書也然以傳所書原莊公單靖公證之又似三公逆后周制固然故並存以備稽考日講解義○婚姻賓主敵體天子與諸侯分位不敵故使同姓諸侯命迎與王姬下嫁於諸侯亦必使同姓諸侯送婚正同此祭公來魯因以魯主迎后之事故來受魯命即往迎后毛奇齡傳○按劉氏敞曰三公坐而論道者而命之以昏姻之事以爲任之重使之輕胡傳暢發其義謂當使卿逆而公監之家氏鉉翁謂宗廟重事而使

三公於禮不爲過說見王臣不書使門程子謂王姬下嫁則同姓諸侯爲主逆王后無使諸侯爲主之禮然據家氏所引莊十八年穀晉鄭使原莊公逆后則同姓諸侯爲主確有可據彙纂○棟高按穀梁謂不正其卽謀於我程子云逆后無使諸侯爲主之禮皆非也據家氏所考確有據魯以周公之後爲王主禮舊矣公羊何休注曰言遂者譏不親迎而使魯亦非也顧棟高三傳異同表○祭公之來爲逆王后也王意已定命魯爲主遂者繼事之辭不待二命也不稱使義不得稱使也婚禮不稱主人不得書使曰逆王后曰季姜歸文法不得不爾反是而書之曰祭公來遂逆季姜于紀似祭公自逆者然曰紀王后歸于京師則王后者誰氏之女於文義俱不通矣春秋書法有一定不可易者多爲之辭則費解陳還鶴紀疑○愚按趙氏汸屬辭曰至尊無敵故使同姓諸侯

主昏桓王命魯主昏嘗使家父來聘則其事前定矣祭公來受辭於主昏者而往逆此禮也天子不自主故祭公不稱使成使於我故言遂諸家泥於常事不書之說以昏來書遂爲非常譏祭公而罪魯由不以天子昏禮推原之也義亦左氏公羊較諸說之從穀梁者爲得策書大體毛西河陳介石說正與趙同○張氏自超說見齊滅紀門

公羊紀季姜歸於京師其辭成矣則其稱紀季姜何自我言紀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穀梁爲之中者歸之也范甯注中謂闕與昏事楊士勛疏劉夏逆王后經不言歸是魯不關與昏事也凡逆后皆主昏而過我則言歸不主昏而過我則直言逆○逆者謂之王后歸者謂之季姜自然之文也公羊說巧而非史例顧炎武日知錄○逆稱王后歸稱季姜文當然也使逆稱季姜則

不知其爲王后歸稱王后則不知其爲季姜無他義也方苞直解○

頴亭林云從逆者謂之王后從歸者而言謂之季姜此自然之文也其說是矣然何以不曰如紀逆女嫌與諸侯夫人同文所以尊王后也葉酉究遺○傳曰凡諸侯之女行惟王后書然春秋詳內畧外必魯主昏而後書故所錄惟紀季姜一事其非魯主則不書若莊十八年陳嬀爲惠王后宣八年齊姜爲定王后皆不見於經是也趙汸屬辭○春秋不書王國之事非畧之卑不敢紀尊也故天王卽位逆王后王世子生之類皆不見經葬天王以我會書天王出以來告我書若是之類必有及于魯者然後見傳云凡諸侯之女行惟王后書則劉夏亦逆后何以不書歸而莊傳記原莊公逆王后于陳宣傳記召桓公逆王后于齊亦何以不書哉葉夢得左傳讞○劉夏逆王后于齊不書其歸此何以書我爲

之主也牛運震傳 ○紀季姜不書以非祭公所得以也卓爾康辨義 ○按

孔疏曰逆稱后舉得王之命歸稱季姜申父母之尊劉氏敞曰

自往者言之王者無外王命之斯后之矣自歸者言之王雖有

命未見宗廟則不敢處也陳氏傅良曰魯公逆稱女至稱夫人

尊夫人也天子逆稱后歸稱季姜尊王也俱似有理而實鑿生

議論當從方葉說

襄十五年春劉夏逆王后于齊

左傳見王臣門公穀見下○穀梁楊疏見上條○若實有單靖

公逆王后經不應不書故知左氏妄也明是非卿使之逆后爲

非禮乃書以示譏爾若使卿逆則常事不書矣陸淳辨疑引趙匡 ○王

后天下之母上儀天王昏禮莫大於是而使士往迎是卑其身

而輕人倫之本矣故因劉夏之過我而書之以示非禮不書歸

與紀季姜異魯不爲主也解義出讀 ○公羊曰此何以書過我也穀梁曰過我故志之也莊公十八年虢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陳嬀歸于京師實惠后不過我故經不書宣六年召桓公逆王后于齊桓公周卿士不過我亦不書陳壽祺紀疑 ○正義曰祭公言來遂逆此劉夏不言遂逆者彼祭公命魯主昏此不命魯主昏直過魯告耳故不言來逆公穀亦皆直云過我也按正義此說甚是故下不言齊王后歸于京師次 ○案凡出使正與介兼行者單舉正若實有單靖公經何爲不書而乃舉劉夏乎況左傳亦自相牴牾既云從單靖公則靖公在行矣又何得云卿不行顧棟高三傳異同篇 ○劉氏夏名稱名非卿也逆后不使卿非禮也逆后常事不書非禮則書若其不告雖當書亦不書也此書逆不書歸或齊不告歟郝懿行說略 ○紀姜書逆書歸齊姜書

逆而不書歸者其歸之時齊魯構怨而不以歸期告也方苞直解○

書逆不書歸歸無失禮也紀姜何以書歸我主之也高閌然釋經

○書王姬下嫁左氏以單伯爲周大夫逆作送辨

外女歸皆以非常乃書兩書王姬譏與讎爲昏主也陸淳纂例引趙匡

王姬惟莊公之篇再書之以莊公之於齊不可相與爲禮也陳傅良後傳

天子嫁女同姓諸侯主之周公懿親故魯常主王姬昏事然他公不書獨莊公書者二其他常事不書故也吕大圭或問

書王姬下嫁曷爲與列國之女同辭王姬雖貴其當執婦道與公侯大夫士庶之女何異故舜爲匹夫妻帝二女曰嬪於虞西周之詩曰曷不肅雝王姬之車亦著肅雝之德自秦而後凡尚公主夫屈於婦逆陰陽之位矣故知春秋垂訓義大胡傳○以上俱莊公篇

何彼穠矣美王姬之詩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毛箋以爲武王女文

王孫蓋以平王爲平正之王齊侯爲齊一之侯也然證諸春秋王姬歸齊事莊公元年當周莊王之四年齊襄公之五年至十一年又書王姬歸齊傳言齊侯來逆共姬乃桓公也莊王爲平王之孫所嫁王姬當是姊妹齊侯之子卽襄公桓公也二者必居一于此矣洪邁容齋五筆

莊元年夏單伯逆王姬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冬王姬歸于齊

公羊逆之者何使我主之也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於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何休註不自爲主者行昏姻之禮則傷君臣之義行君臣之禮則廢昏姻之好故必使同姓敵體者主之○王將嫁女於齊命魯主之故魯遣單伯往逆王姬於周俾先至於魯而後往歸於齊也吳澂纂言

齊桓共姬亦魯主婚而經不書逆合禮則不書也魯與齊讎又在衰麻之中天子有命魯獨不可引義力辭乎書之見王室與

魯兩失之也趙汸屬辭○左傳作送王姬非也築館在秋如單伯果以天子大夫送王姬必俟館成之後方至魯豈得預書之當從公穀作逆張洽集註

公羊築之禮也于外非禮也主王姬者必爲之改築於路寢則不可小寢則嫌羣公子之舍則以卑矣其道必爲之改築者也

○穀梁築禮也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於廟則已尊於寢則已卑築之外變之正也仇讐之人非所以接昏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范甯注外城外也公門朝之外門主王姬者當設几筵於宗廟以俟迎者故在公門之內築館公時居喪○公在諒闇慮齊當親迎不忍便以禮接於廟又不敢逆王命故改築舍於外杜註○左曰于外禮也與讐主婚在外亦豈爲禮陸淳辨疑引趙匡

○主王姬者築館于國中禮也莊公接仇讐之人又在喪知其

不可不能辭而築館于外其違禮亦已甚矣何足言禮傳說非葉夢得左傳讞○按穀梁說知其不可故特築之於外也築之於外得變之正乎曰不正有三年之喪天王於義不當使之主有不戴天之讎莊公於義不可爲之主築之於外不若辭而弗主也胡傳逆于京師築館于外而不書歸于齊則無以見其罪之在也書歸于齊而後忘親釋怨之罪著矣胡傳○書歸于齊魯既主昏則同於內女也公羊云何以書我主之也吳澂纂言○堯之女舜也書曰釐降二女於嬀汭詩序言王姬適諸侯而曰下嫁於諸侯曰降曰下猶有自下而上之意至春秋垂法則曰王姬歸于齊與列國女嫁諸侯者無異辭所以見陰從陽夫倡婦乃天地之大義不以天子女至貴而紊居室之大倫其慮後世遠矣家鉉翁詳說

莊十一年冬王姬歸于齊

左齊侯來逆其姬○主襄公之昏其罪大故書之詳主桓公之婚其罪小故書之畧（汪克寬纂疏引王葆）○不書齊逆常事不書也杜云不見公不書非也若來逆而公不見何謂主婚（劉敞權衡）○若但經逆則魯史不必書仲尼尤不必書矣元年王姬歸齊公羊曰我主之穀梁曰爲之主者歸之也何復於此言逆我乎（程端學三傳辨疑）○王姬歸齊春秋兩書之皆以魯主婚也左氏稱齊侯來逆共姬則魯之主婚明矣公穀以此年爲逆我恐無可據陸淳劉敞駁之是也（家鉉集）○再主王姬之婚從畧書之者蓋畧於此以著前之詳書者罪莊之主喪婚也（張自超宗朱辨義）○按魯於齊不共戴天之讐非特不當主襄公之婚并不當主桓公之婚特以罪有小大故書有詳畧爾其餘爲王主婚固多矣惟莊公之世兩書王姬歸于齊所以見莊之無父（顧棟高三傳異同表）○凡主王姬之昏則

有姊妹之恩故書歸同內女以尊敬王命亦存策書之大體也其莊公與仇人爲昏主則實錄而意自見說者乃併其主齊桓之昏一切謂之非常則亦謬矣趙汸屬辭○愚按趙說與諸說異所見是。

○書爵娶夫人越國親迎辨穀梁以莊公書逆女爲不正其親迎辨以傳異昭定哀不書逆夫人爲親迎得禮不書辨婦姜書氏不書氏說辨莊公逆女杜說辨姜氏書入公穀說辨穀梁大夫不見夫人說辨大夫宗婦不言及說辨逆婦姜公穀胡傳說辨出姜不書至不言氏緊辭辨宜夫人婦姜不書氏公穀說辨

國君之妻稱曰夫人明當扶進夫人盧氏校定本注夫字疑衍夫人之義或謂扶持人君或謂扶成人君之德國人尊之故稱君夫人班固白虎通

先儒皆謂諸侯當親迎親迎者迎於其所館有親御授綏之禮豈有委宗廟社稷而遠適他國以逆婦者乎非惟諸侯卿大夫亦然詩稱文王親迎于渭未嘗出疆也況其時乃爲公子未爲君也程子經說卷二

年○天子諸侯無出疆親迎之禮必使上卿往迎於其國至於所館然後親迎以入此哀公問所謂大昏既至冕而親迎也張洽集注○國君無越國親迎之禮使卿逆而迎于竟可矣韓侯因覲而迎故無譏莊之篇書如齊納幣逆女皆以非禮書也方苞直解成十四年○顧氏論見前篇○諸侯親迎非禮也故書莊公逆女如以禮當以常事不書矣卿逆得禮何以書文姜書逆以齊送女也穆姜書逆以喪婚也出姜書逆以別於敬嬴也齊姜書逆以別於定姒也餘皆不書高閌釋經然後逆夫人五桓公使卿逆而齊侯送女于讙公會齊侯于讙故書夫人至自齊而不書翬以夫人至莊公親逆而夫人不與公俱入故書公至自齊而別書夫人入文公使微者逆故不書其人且不書夫人至文夫人出姜稱婦者有姑之辭也無姑則以夫人禮至有姑則以婦禮至或以逆穆姜為公自逆蓋不思君舉必書之義豈有國君親

逆而史不書者乎宣成使卿逆女以夫人至乃史策常法也凡昏禮先納采問名納吉乃納幣又請期乃逆女焉納采問名納吉納幣請期皆微者之事史不書所書者惟逆女夫人至二事而納幣必卿或君親行乃書之此策書之大體也說者見僖襄昭定哀五公皆不書逆夫人遂以爲彼皆親迎得禮不書此所書者皆非禮也蓋蔽於莊二十四年穀梁之說也穀梁以莊公書逆女爲不正其親迎五公不書逆女而襄夫人遂至薨葬皆不見於春秋何也僖公聲姜定公姒氏蓋爲公子時所娶傳言襄公薨立敬歸齊歸之子不言適夫人無子則襄蓋未嘗娶正適故薨葬皆不見於經昭娶同姓經諱不書自屬變例坊記云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舊史蓋直云夫人至自吳孔子修春秋去其文故經無其事趙汸屬辭○按襄公嫡夫人當從何休是齊歸左氏誤以齊歸爲娣趙氏因誤疑襄未娶正適耳見夫人薨葬齊歸條下○經於桓公書三年七月公子翬如齊逆女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齊於莊公書二十二年冬、公如齊納幣二十四年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於文公書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四年夏逆婦姜于齊於宣公書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於成公書十四年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桓夫人文姜也莊夫人哀姜也文夫人出姜也宣夫人穆姜也成夫人齊姜也其事皆有可懲故書之以識禍本焉爾是故桓之文姜以公薨于齊書兄妹之亂見于齊侯之送姜氏矣送姜氏而至于讙此齊志也公猶與之會何太無忌乎聖人之別嫌疑不於其疎於其親慮禍患不於其顯於其徵使桓公知此必不爲濼之會矣何至禮成而不反乎莊之哀姜以子般閔公之弑書姜之淫公道之其恣公驕之公之納幣

猶覩社之尸女也公先至而姜後入其後入也以要公其要公也以孟任公劫於姜而叔觀幣之禮姜益肆矣公之薨姜何所不爲哉文之出姜以殺嫡立庶書逆婦而卿不行是謂貴聘而賤逆貴聘賤逆者必屈其妻不若妾媵之者襄仲逆之者非義仲仲固孰知公之輕姜也是故殺其子而立嬖妾之子出姜之不允于魯也君子早知之矣宣之穆姜以不靖國家書穆姜卽哀姜也其不至有其仲之禍者申宮儆備故也幽于東宮故也然而晉信宣伯之譖晉侯不見公矣執我季孫行父矣非聲伯有言魯能一日甯處哉齊姜不聞失德何以與四者同書曰以季氏專魯書也成之娶也晚定姒者成公之妾殆齊姜之媵也襄公爲定姒所生襄之立也甫四歲季氏擅魯始于文子而成于武子文子卒於襄之五年武子相襄幾三十年至襄之壯而季已不可動搖矣是故武子以襄之七年城費十一年作三軍皆

襄少時事也則皆成晚娶之故也君娶不書而五者獨書放其末而皆遺禍于魯故曰書之以識禍本也　錢塘逸亭　遂古錄

內夫人書娶者五桓莊文宣成也餘不書得禮而以爲常事也或以爲娶於公子時事或有之襄之立也少經書夫人歸氏之薨而不書其娶以是知得禮則不書也然則書者皆失禮乎失禮而書者譏也非失禮而書者明嫌也桓夫人之書也以齊侯親送至魯境也莊夫人之書也以娶讐女而親迎也文宣二夫人之書也以喪婚也成夫人無是也而亦書以是知其爲嫌也莊之有成風也文之有敬嬴也成之有定姒也其卒也書夫人書葬稱小君使哀姜出姜齊姜之娶不書則未知孰爲嫡也襄之篇三夫人之薨並書使不備其始末則未知孰爲君母孰爲君生母孰爲君祖母也宣成二夫人之書也非遂逆與僑如之以至乎非也卿逆而迎于境禮也越國而親迎非

禮也何以知其非禮也莊之篇前書公如齊納幣後書夫人姜氏入使親迎爲禮則公如齊逆女當以常事而不書矣卿逆爲禮則其書何也不書翬之逆而書夫人姜氏至自齊則與文夫人歸幣而至同文不知其爲始婚也方苞通論

內夫人至各異文因事而屬辭也文姜之至也公親受之于讙矣故不書翬以也哀姜亦公受于齊而不書至者仇人之女不可以入宗廟故變文書入以著其逆也出姜不書逆者不書至而併言之何也貴聘而賤逆君而卑之特畧其辭以見公之薄於伉儷著夫人不允于魯之由也蓋宣公之立也長至是而敬嬴仲遂之邪謀兆矣穆姜齊姜則恆辭也君不得越國而逆則逆者以至無譏也文姜之至也桓親受之於讙矣而書至自齊明公之未嘗成婚于讙也如書至自讙則成婚于讙之辭也又

夫人至稱婦姜者二稱婦姜氏者一或曰齊姜之書氏也承嫡姑之辭也然婦書氏亦無以見姑之爲嫡或曰出姜穆姜之去氏也以喪婚而夫人與有貶也亦無以見其必然豈文有衍闕與又納幣逆女夫人至三者皆禮大節得禮則不書僖公襄公是也國惡諱不書昭公之娶孟子是也其餘失禮則書是故納幣不書莊公親如齊納幣則書納幣使大夫不書文公喪未畢而公子遂納幣則書逆女不書莊公逆仇女則書公子翬公子遂叔孫僑如以逆繫結强援則書大夫宗婦覿不書莊公男女同贄則書凡書皆失禮也書夫人至正也書入不宜入也書以不以者也婦者有姑之稱顧棟高大事表

桓莊僖文宣成皆娶齊女襄昭定哀皆不娶齊女通齊侯者齊女也通慶父者又齊女也與弑其夫者齊女也與殺其子者又齊女也齊女世濟其惡以亂魯詩云令妻謂聲姜而陽穀于卞之會猶是一眚

魯若懲文姜之亂國則黜姜出姜不應繼世而至若輕出姜而遂之以辱齊人則修姜齊姜不應繼世而再至故詳書譏之也 張自超宗朱辨義

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公會齊侯于讙 夫人姜氏至自齊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翬爲桓弑隱復爲桓逆女以結齊好遂爲宣弑赤復爲宣納賂逆婦以結齊援皆不待貶絕而罪自見者 汪克寬纂疏 ○隱二年程子說謂親迎於其所館豈有遠適他國以迎婦者殉爲有理故此年公子翬如齊逆女凡以不親迎爲譏者皆刪之 彙纂 案

左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公羊何以書譏諸侯越境送女非禮也○穀梁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

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送女踰竟非禮也○僖公之送桓公之會皆非所以重大昏而正人倫之始春秋所以書之張洽集注

穀梁其不言翬之以來何也公親受之於齊侯也○案翬逆女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此文姜之始也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公薨于齊此文姜之終也公如齊納幣公如齊逆女夫人姜氏入大夫宗婦覿用幣此哀姜之始也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此哀姜之終也春秋據事而書讀者比事而觀而幾微著監戒昭矣王樵輯傳○于讙親迎也諸侯有宗廟社稷之重故止逆諸竟或逆諸館齊侯送女至魯竟故會之親受之室焉公自以夫人至故不書翬以姜氏至也徐庭垣管窺未入境猶齊女也則曰齊侯送姜氏于讙入境則我夫人也曰夫人姜氏至自齊戴祖啟五測

左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詳見來聘門

莊二十二年冬公如齊納幣　二十四年夏公如齊逆女　秋公至自齊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公羊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親迎納幣非禮也○穀梁納幣大夫之事也公親納幣非禮也○昏禮有六一納采二問名三納吉四納徵納徵即納幣也五請期六親迎親迎即逆女也春秋獨書其二以納幣方契成逆女爲事終舉重之義陸淳纂例引趙匡○禮有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謂之六禮春秋穀梁傳曰禮有納采有問名有納徵有告期四者備而後娶禮也范甯解曰納采者采擇女也問名者卜吉凶也納徵者納幣也告期者告迎期也然則納幣者禮之納徵是已王觀國學林○納幣常事不書凡書者皆譏陸淳又引啖助○齊疑昏議故公自行納幣本年秋會請昏於齊

及高傒盟防後二年方逆齊難之也程子經說○莊公失禮者三娶讎女一也喪未畢二也親往納幣三也汪克寬纂疏引呂本中○娶讎女以奉宗廟忘母哀而圖婚親如齊納幣如齊逆女不孝大惡不貶自見李明復集義引程氏學○婚讎忘哀公穀但譏公親行淺矣俞皐釋義

穀梁不正其親迎於齊也○逆女何以書譏以讐之子共宗廟也杜氏云禮也非也若其當禮則常事耳法當不書書之是非常者也劉敞權衡○公羊亦以親迎爲禮辨見前

穀梁迎者行見諸舍見諸先至非正也○莊公當與夫人偕至夫人未至而莊公先還告至於廟故書以示譏孫覺經解

左秋哀姜至○公羊其言入何難也○穀梁入者內弗受也以宗廟弗受也娶讐人子弟以薦舍於前其義不可受也○書入月丁丑入見後公而至之日多也張洽集注○不書至而書入穀梁

所謂宗廟有弗受焉爾 家鉉翁詳說 ○公親迎不俟夫人而至失夫之道也婦人從夫者也不從公而入失婦之道也夫不夫婦不婦非所以奉先公而紹後嗣也不亂何待 孫復尊王發微 ○凡夫人至稱夫人某氏至自某不與公俱至則書入 趙汸屬辭 ○昏禮入國廟見見而告至禮也莊公於齊不共戴天娶其女以奉祀何以見先君乎書夫人之至特異於他夫人而變文書入以見義不可入而入宗廟有所不受能其告至之辭也 王元杰讞義 ○莊公制於母必齊女而後娶齊人重要之爲之親納幣而觀社遇于穀盟于扈一歲而三見於齊丹楹刻桷以飾夫人夫人猶踰時然後入大夫宗婦以幣覿此何禮也是故書逆書至而後書入夫人未有言入者入難辭也書逆以病莊公也書入以惡哀姜也亦以譏齊桓也 陳傅良後傳 ○君親逆告至則曰夫人姜氏入齊侯親

送君受之于境則曰夫人姜氏至自齊卿爲君逆則曰逆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逆婦姜于齊卿不行則不書至如曰公至自齊夫人姜氏至自齊則嫌于公以逆女告至而夫人又告至也如曰公以夫人姜氏至自齊則嫌于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爲下奉上之辭也如曰公與夫人姜氏至自齊則嫌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爲已配之辭也故非夫人姜氏入則無辭可以屬文而文有不得不變也戴祖啓五測○公羊曰其言入何難也其言曰何難也其難奈何與公有所約然後入解者曰約遠媵妾也按先書公至而後書夫人入陳氏岳所謂書其實者是也有約之說僞辭耳穀梁曰入內弗受也曰人惡也按娶讎女宗廟弗受宜也然不在入字見意惟通上文一繁之辭觀之義自見矣程端學三傳辨疑○變至言入者公既以逆

女歸而告廟故夫人之至不再告故不書至既不書至非入無
以厲辭也故書入葉酉究遺○愚按書入陳氏岳趙氏汸戴氏祖啟
葉氏酉說勝於舊說貶削之義盡春秋貶不在一字也
左公使宗婦覿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
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
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杜注宗
婦同姓大夫之婦禮小君至大夫執贄以見明臣子之道莊公
欲奢夸夫人故使大夫宗婦同贄俱見○公羊宗婦者何大夫
之妻也覿者何見也用者何不宜用也見用幣非禮也然則曷
用棗栗云乎腶脩云乎徐疏見夫人卿大夫宜用羔鴈宗婦宜
用棗栗腶脩而皆用幣是爲非禮大夫妻言宗婦者大夫爲宗
子者也始統世世繼重者爲大宗旁統者爲小宗○穀梁覿見

也男子之贄羔雁雉腒婦人之贄棗栗腶修用幣非禮也用者不宜用者也○公事曰見私事曰覿見夫人禮也曷爲以私言之夫人不可見乎宗廟也（胡傳）○諸侯庭實有幣獻方物也贄則與幣異矣男以玉帛禽鳥以示執此德不敢廢也女以棗栗腶脩以示修此職不敢廢也今皆用幣則是相交以財相賂以利也外內交賂以財利而閨門之禮亂矣（李明復集義引謝湜）○至嚴之地宗廟是也至嚴之防男女是也莊公以一哀姜之故上侮宗廟而僭其飾下亂男女而紊其幣二者既不足憚則天下舉無可憚者矣使哀姜來歸之初已傲然視天下舉無足憚宜其淫縱恣睢而敗魯國也（呂祖謙左氏博議）○穀梁曰禮大夫不見夫人非也君祭於廟大夫夫人俱在其中可得勿見乎然則不見者殆謂不常見爾今夫人始至而大夫見之是禮然矣何謂非禮乎（劉敞

權衡○穀梁曰不言及不正其行婦道故列數之也大夫國體而行婦道惡之故譏而四之非也書法自不當言及程端學三傳辨疑○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小君之禮則夫人始至而大夫見之固亦禮之所有穀梁傳謂禮大夫不見夫人與諸傳不合疑劉氏敞之駁爲是又公羊及胡傳皆以宗婦爲大夫之妻蓋兼異姓者言之杜氏以爲同姓大夫之婦其說不同孔氏穎達曰襄二年葬齊姜傳稱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諸姜是同姓之女知宗婦是同姓大夫之婦當以杜註爲正彙纂○禮夫人至大夫郊迎明日大夫見於廟宗婦見於內不同地也卿大夫羔鴈女則榛栗棗脩不同贄也莊以贄悅夫人使大夫宗婦同覿而同用幣越禮且無別矣御纂直解○莊公忘其父而娶仇女冒親喪而躬納幣二年之間三至齊廷盟于防遇于穀盟于扈其未至也

如齊觀社以炫其車服丹楹刻桷以誇其富盛親迎而不與俱入旣至而覿見有加于此見夫人之伉莊公之卑巽日通慶父弑二君之禍兆矣春秋自莊二十二年高傒盟防至二十四年大夫宗婦覿用幣詳書凡十四事以志履霜堅冰之戒顧棟高五禮源流口號注

文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　四年夏逆婦姜于齊

公羊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內不圖婚何休註僖以十二月薨至此未滿二十五月○文公四十一月乃娶而納幣之月在喪內故曰喪娶董仲舒繁露玉杯篇○喪制未畢而納幣是書非禮左氏曰禮也非也范甯注劉敞權衡○以喪中失禮書先儒謂不當使卿故書以譏之非也葉酉究遷○襄仲莊公子文公叔此是至親者所以委之呂祖謙左傳說○據

萬氏考訂僖甍實在三十三年十一月至此已二十二月矣黃若晦曰若納幣在十一月以前爲喪娶十二月則否今經繫於冬時之下不明其爲何月知聖人之所惡不在於喪娶矣何以書趙子曰婚禮不當使公族遠嫌也又納幣速而逆婦在四年之夏納幣以卿而逆婦則以微者由敬嬴內嬖襄仲同惡必有邪說以蠱其君心故於出姜獨薄姜炳璋讀左補義○愚按唐張柬之對策據杜推長歷僖甍是十一月非公羊所及見全唐文一百七十五錢氏瀫亭述古錄引之以杜爲是而謂此義尙淺春秋所書蓋自有其故也

左卿不行非禮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逆者非卿故不名至不告廟故不書至逆不以卿至不告廟不敬之大者也李明復集義引謝湜○二傳所謂婦者有姑之辭是也見宣元年傳逆不

書其人卿不行也不稱夫人不以夫人之禮逆之也不書至不以夫人之禮致之也左氏所云君而卑之是也文公畧于其禮春秋因而畧之以著其不終之兆也朱朝瑛畧記　○春秋稱婦姜者三宣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成十四年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皆以婦言之豈皆先成禮者哉蓋稱婦者有姑之辭非以成禮而稱婦也程端學或問　○案積齋之辨甚明曉彚纂斥左氏而從穀梁非也從古人君無就婚贅壻之理先儒又謂出姜不書至爲文公禫制未終思念娶事方逆而已成爲婦未至而如在國中此因婦之一字遂併其不書至亦委曲以成文公之罪過矣春秋書之者爲十八年夫人歸于齊立案也婦者有姑之稱書逆婦姜以明其爲嫡夫人非敬嬴之所得比也春秋因末以原其本特書之以正襄仲及敬嬴之罪也先儒謂不稱夫

人不可爲小君奉宗廟其說反矣顧棟高三傳異同篇○穀梁謂不言氏夫人與有貶不通之甚也昏禮主於父母凱云非禮亦罪在齊侯於夫人何與又闕文篇○逆婦非卿故不書穀梁謂逆者公也果公親逆曷爲不書公如齊逆女與公及夫人婦姜至自齊邪徐庭垣管窺○微者例不見經故逆者不以名見凡微者會葬不書某人如某國正與此類葉酉究遺○春秋逆夫人惟此年最略胡傳謂譏同于喪昏則宜公之昏更速何以書之特詳公羊以不稱夫人爲娶大夫女何以魯公之女亦適大夫而書於策穀梁以書婦姜似成婦而歸謂公成禮于齊故諱公然宜公成公亦稱婦姜未嘗成禮于齊罪莫大于娶仇人之女莊公親逆哀姜未嘗諱公也如果公自逆而成禮于齊較之莊公抑有間矣而獨諱公乎細按之當以左氏爲正蓋不以卿逆自卑其配故不書夫

人也可以不書逆女書逆女則當書婦姜至矣不親迎于館不告廟不可以書至也故于其始逆之時即據其至之稱曰逆婦姜于齊以明其簡禮之甚也婦者對姑而言如杞伯姬來求婦之類非旣婚而後謂之婦姑在稱婦文宣成三公皆奉母命行之故皆云婦姜也姜炳璋讀左補義○魯十二公六娶齊女惟僖公聲姜逆至皆不書其書者五書法各不同而獨畧於文公之逆出姜何也書法不同者其事不同故其詞亦不同也畧於文公之逆出姜者其事畧故其詞亦畧也娶文姜使逆臣公子翬往欲著桓之寵逆臣則不得不以公子翬如齊逆女作一事書矣莊娶哀姜自行親迎之禮欲著莊之親迎仇女則不得不以公如齊逆女作一事書矣宣娶穆姜而使公子遂猶桓之使公子翬也成娶齊姜而使叔孫僑如雖未若翬遂之爲逆臣而亦無宗

臣逆女之禮也故皆各作一事書也旣作一事書則在國稱女不可以稱如齊逆婦也文之逆出姜非親迎非逆臣非宗臣不必別作一事書則從有姑稱婦之禮而以逆婦爲文亦其常也桓娶文姜有齊侯送之文公會齊侯之文則不得不書夫人至矣莊娶哀姜有親迎之文公至之文則不得不書夫人入矣宣娶穆姜公子遂以夫人至欲著遂以夫人之非禮則不得不至夫人也成娶齊姜叔孫僑如以夫人至欲著僑如以夫人之非禮則不得不至夫人也文之逆出姜無異事則亦無異文夫是以入國不至也有姑則稱婦但爲姑逆婦之文夫是以稱逆婦姜不稱夫人姜也張自超宗朱辨義○按公羊云其謂之逆婦姜于齊何娶乎大夫者畧之也彙纂論其失是矣穀梁以爲公自行其曰婦姜爲其禮成於齊故沒公不書以示貶不言氏兼貶夫人

則程氏徐氏顧氏辨其謬誤是也惟徐氏葉氏姜氏從左傳以爲微者逆故不書其人爲得顧氏謂但書婦姜以見紀事張氏以爲其事畧故詞亦畧所見皆有理○又按不書氏當從俞氏是脫簡也見闕文門穀梁固謬趙氏屬辭本陳止齋有成風則出姜不氏有敬嬴則穆姜不氏之說謂婦姜不言氏者二乃妾母爲昏之春秋特去其氏使不得與適姑逆婦同文謂宣元年穆姜無適姑敬嬴其妾姑也文四年出姜適姑聲姜在而妾母成風既稱夫人則以妾祖姑爲昏主非姜避不主說亦未確

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翬弑隱公遂殺子赤桓公之立逆女使翬宣公之立逆女使遂汪克寬纂疏引石介○負弑逆之罪急於結齊昏以定其位者乃惡之大喪娶非禮其小者爾吳澂纂言

公羊稱婦有姑之辭也○敬嬴弑逆即以子貴爲國君母其罪

隱而未見也故因夫人至特稱婦姜以顯之此乃春秋推見至隱著姜母專恣當國也胡傳 ○得婦姜則宣公之位定敬嬴公子遂可以無虞故聖人書曰公子遂如齊逆女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書公子遂是娶齊之謀本於遂也書婦姜誅敬嬴也婦者有姑之稱姜氏既絶而歸齊婦安得姑書婦姜見姜母專政而娶齊之謀敬嬴與之也趙鵬飛經筌 ○始逆例書女入國例稱夫人有姑例稱婦不書氏脫文也據事直書喪婚之罪自見何待去氏字乎公穀之說過矣俞皐釋義 ○書逆女緣弒逆急於昏齊以免討也書婦姜見敬嬴欲速以姑自居且免其子之見討也姜寶事義全考 ○敬嬴欲結齊惠故喪娶其女如是之亟高攀龍孔義 ○顧湄咫聞錄曰古者居父母喪而昏娶見於經傳者唯魯宣公一人所謂不待貶絶而罪惡見也宋時民庶之家祖父母父母老疾無

人侍奉子孫居喪聽尊長自陳驗實方許昏娶亦未有居然冒喪易吉而昏娶者今人反以送死爲緩唯以借親爲急父母死未卽入棺乃禁家人舉哀棄親喪之禮而講合巹之儀雖衣冠之族間亦有之不以爲非何哉徐乾學讀禮通考　○愚按聲姜敬嬴穆姜俱在故三君之娶皆稱婦以別乎君母則有姑之辭史例也而稱婦則可見有專政之妾母在蓋文成而義自具也謂特稱婦以顯之則未是又按公穀謂喪娶故不稱氏非也不氏是闕文見闕文門又按高氏閌日不直書夫人婦姜至自齊而稱遂以者明公子遂不當以夫人歸也禮莫重乎親迎也說本穀梁而仍其誤辨見下條

成十四年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稱婦宣公夫人穆姜何存張洽集注○先儒謂諸侯當親迎程子獨辨之其說是也文定於此年從穀梁以爲譏不親逆且謂或迎於其國或迎於境上終未有定見彙纂案○夫人之娶失禮然後書無失禮何以書明嫌也莊有成風文有敬嬴成有定姒其卒書夫人薨葬稱小君與嫡同使哀姜出姜齊姜之娶不書則不知孰爲嫡媵矣且襄之篇三夫人之薨並書使不備其始末則未知孰爲君母孰爲君生母孰爲君祖母矣以是知夫人之娶舊史備書其得禮而又無嫌者孔子乃削之也穀梁謂大夫以夫人非正非也國君不親迎卿逆禮也得禮何以書使不書翬遂僑如之逆但書夫人姜氏至自齊則不知其爲始婚矣方苞直解

○愚按方駁穀梁書以之義固通但國君雖無越國親迎之理亦禮宜迎於境內入境而大夫以至亦所譏也穀梁欠分晰爾

○書內女外適

適諸侯書逆女不書逆女　書歸不書歸　書來
書來歸　書納幣致女媵　適大夫書逆書來
紀逆女公羊辭窮無母說辨議不親迎說辨　紀叔姬以賢
書辨　紀叔姬當歸魯不當歸鄫辨　鄫季姬自擇配何胡
說辨以歸于鄫為始嫁之文辨　宋納幣書使議詞辨　詳
錄宋共姬昏事賢之辨　同姓媵之異姓則否辨　公穀胡
傳論共姬或褒或貶辨　媵非以女媵辨　子叔姬書子說
辨左氏傳事辨　齊來歸于叔姬公穀說辨左氏以為王故
辨　莒慶來逆不正其接內穀梁說辨議公自主胡氏說辨
高圍來逆譏公自主胡氏說辨子叔姬以為宣公女辨
公子結媵陳人之婦公穀胡傳孔疏程氏說辨

婦人嫁曰歸反曰來歸從人者也成五年穀梁傳

諸侯之女歸甯曰來出曰來歸夫人歸甯曰如某出曰歸于某莊廿七左傳

歸者有所往之稱來者有所反之言也故嫁謂之歸而甯謂之來見絕而出則以來歸為辭來而不反也如某者非終安之稱歸于某者亦不反之辭也杜預釋例

內女嫁於諸侯尊同尊同則志劉敞傳

婦人既嫁外父母家而內夫家故謂嫁曰歸而謂歸曰來其出也有歸宗之義故其謂出曰來歸也崔子方經解隱二年

春秋之例內女嫁於諸侯則書歸嫁於大夫則不書歸爲諸侯夫人則卒之不爲諸侯大夫則不卒之又莊二十七年

天子妻諸侯主諸侯以與之諸侯妻夫人主大夫以與之君臣之分賓主之勢不敵也魯女嫁於諸侯則志之接於公告於廟也嫁於大夫則略之不接於公不告於廟也莒慶蕩氏高固之來逆此大夫也而志者以公爲之主而歸之也大夫有越境之罪公有屈已之辱亂君臣之常分失昏姻之正禮故春秋謹之張大亨通訓

內女爲夫人恆書歸不書歸者必有故也是故齊子叔姬不書歸文十五年出郯伯姬不書歸宣十六年出杞叔姬不書歸成五年出以爲嘗失位也陳傅良後傳隱二年

內女爲諸侯夫人書歸者三傳例曰婦人謂嫁曰歸內女爲夫人則尊卑敵而公爲之服故其歸其卒皆書之內以重先君之遺外以篤甥舅之好也趙汸屬辭○內女適諸侯曰歸王同女來甯反國曰歸國亡反其宗祀所在曰歸皆從一之義又

卿爲君逆則稱女自爲逆則稱字毋爲子逆則稱婦女者從父母所稱之辭字者兄弟辭婦者對姑之辭齊履謙統紀○經書內女適於諸侯及其大夫者凡十有二各以書法別之書歸者五而書卒者四紀伯姬紀叔姬郜季姬宋伯姬也惟杞伯姬書歸不書卒文闕也不書歸與卒者鄫伯姬齊子叔姬也二女皆見出者也杞叔姬亦見出而書卒歸其喪也皆諸侯夫人也書逆不書歸者二叔姬也子叔姬也皆大夫妻也大夫自爲逆者也直書卒者二伯姬也子叔姬也魯女之未嫁而卒者特卒之也又

內女之歸也非失禮不書得禮而書者著變也無變而書者明嫌也
鄫季姬之歸也以及鄫子遇防而書也宋伯姬之歸也以公孫壽納
幣行父致女三國來媵而書也紀伯姬叔姬之歸也未嘗有失禮而
書則閔其後之變也紀亡而伯姬葬於齊侯變也紀侯殁而叔姬歸
于酅葬于叔變也故將有其末而錄其本焉齊子叔姬郯伯姬杞叔
姬之大歸亦變也而未嘗預書其歸閔紀二姬之變則錄其後之變
可矣何用預書其歸也二姬並歸於紀侯者也書二姬之卒葬而不
書其歸則似伯姬爲紀夫人而叔姬別歸于酅且紀既亡而叔姬之
卒葬係以紀亦不知其事之端與義之所在矣杞伯姬之歸無變無
失禮而書者明嫌也歸見於經然後知會于洮爲公之瀆於恩也然
後知杞伯姬來以非歸甯志也若不書其歸則不知其爲吾女也與
諸姬之女適杞者無别也而書會書來幾與文姜如莒哀姜孫邾同

義而疑於大惡矣內女無書逆者而於紀一見之何也古者庶女常爲嫡女之媵而不以年爲先後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是也竝書二姬之歸竝書二姬之卒葬則未知誰爲嫡媵也有履綸之逆而後知叔姬之爲媵知叔姬之爲媵然後知其歸其卒其葬皆不宜書於冊書而特書以著其節也於是乎歸酅之義始顯白而無所疑矣方苞通論○內女書來者六而義各異莊之篇杞伯姬來以非歸甯書也僖之篇伯姬三至以非歸甯而爲朝其子與求婦也蕩伯姬來以姑自逆婦而公下主大夫之婚也宣之篇子叔姬來以三月而歸甯又與高固偕也書外大夫來逆者二而義各異莒慶之逆以公爲主也齊高固之逆以公爲主並徵叔姬三月而遽歸也書來歸者三而義各異齊人來歸子叔姬齊臣子之罪也郯伯姬杞叔姬來歸罪在姬也又

內女適諸侯者七適大夫者四適諸侯書歸適大夫不書歸別尊卑

也適諸侯書歸者紀伯姬杞叔姬宋伯姬是也郜季姬之始歸不書歸歸甯而反書歸齊子叔姬郯伯姬杞叔姬之始歸亦不書歸而書來歸畧其常而著其變也書紀伯姬以叔姬書也逆女逆伯姬也錄叔姬之歸不得不著伯姬之歸也書杞伯姬以伯姬之違禮而亟來書也書宋伯姬以三國之來媵書也歸甯不書而杞伯姬書來不當來也會洮則書來朝其子則書來求婦則書罪伯姬也而所以致伯姬之越禮往來者以魯之卑之非是則杞不得安也歸甯而反不書而郜季姬書歸不易歸也書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罪季姬也而所以致季姬之越禮而為會者以魯之止之非是則鄫不得歸也適大夫者四書逆者三敵也譏公不當與大夫為主也以大夫自逆則稱字以姑逆則稱婦也書來者一亟也又高固不當同來也以反馬則不當躬至以歸甯則不當並行也顧棟高大事表

附杞魯昏姻論

春秋之初杞甚弱莒伐取其邑魯入其國盟會不敢不從莊二十五年伯姬歸于杞蓋杞惠公也逾年書公會杞伯姬于洮又書杞伯姬來杞伯姬來朝杞之親魯勤矣惠公卒成公立成公卒桓公立成桓皆伯姬子僖公時杞伯姬來朝其子子即成公也伯姬歸杞方十三年其子安能勝朝魯人責禮公子遂率師入杞杞伯姬來朝謝過未幾又來求婦春秋之紀杞也詳哀杞也切叔姬即伯姬爲子桓公所求之婦也四來於魯越境馳驅夫豈好勞國小而求大援託子聘婦綢繆自結而已淮夷病杞齊桓率諸侯城之晉平杞出又率諸國城之春秋書城緣陵城杞見杞之後亡特有齊晉耳而爾甥舅之國又世朝焉則兩書伐兩爵之於杞不逮齊晉遠矣張尚瑗左傳折諸卷首引張菴野讀經

隱二年九月紀履綸來逆女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左卿爲君逆也○公羊紀履綸者紀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昏禮不稱主人在其國稱女入國稱夫人婦人謂嫁曰歸○穀梁見前○釋例曰卿爲君逆則稱逆女其自爲逆則稱所逆之字尊卑之別也孔疏○按伯叔是行次非字葉氏酉引此以爲行次是○天子曰逆王后諸侯曰逆女大夫曰逆某姬今裂繻來逆女知其爲君逆也逆王后自天子之辭言之逆某姬自我之辭言之逆女女通稱也蓋交言之此尊卑之異辭也崔子方經解○紀來逆夫人也在魯故稱女內女嫁爲諸侯夫人則書逆書歸明重事也來逆非卿則書歸而已見其禮之薄也程子經說○諸侯不自主昏必布几筵命於先君之廟故不言使納幣輕於逆女則稱使可也公羊謂公孫壽納幣稱主人以無母也紀有母而不稱母母不通也其言自相矛盾既曰母不通則有母與無母何異徐庭垣管窺○公羊云辭窮

無毋也愚謂逆女而系以伯姬歸則卿爲君逆可知若納幣不書使則未知宋公納與公孫壽之自爲納與必冠以宋使而後明此納幣逆女之文不容一例而昏禮之致辭不得以雜史臣之紀載者也陶正靖春秋說○卿爲君逆則書逆女所以別於齊高固莒慶之自逆也內女適諸侯未有書逆者而紀伯姬獨書以其後紀亡伯姬叔姬並書於策故叔姬之歸不得畧而於伯姬特書逆以明其爲嫡也內女之歸不書者也鄫伯姬杞叔姬書大歸而其歸不見於經紀伯姬書歸以其後姬卒紀亡而齊侯葬之耳以此知舊史載魯事甚詳其常事皆削之也方苞直解○書紀伯姬之詳陳氏以爲吾女遭人倫之變者是已而不盡然也蓋以諸紀以婚姻之故求庇於魯終桓公之世大爲紀謀而紀卒亡以致伯姬之卒而葬於齊侯也張自超宗朱辨義○愚按顧氏本程

子駁公羊譏不親迎說甚通程子說見逆夫人總論顧說見昏禮總論

隱七年春叔姬歸于紀、莊十二年春紀叔姬歸于酅

穀梁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叔姬者伯姬之媵也至是乃歸者待年父母國也何休○叔姬者伯姬之娣書之爲莊十二年紀叔姬歸酅張本若謂以叔姬爲賢而書之則春秋無書賢之法備之莊姜僖之敬姜豈伊不賢而春秋削之毛奇齡傳○娣歸不書爲叔姬歸酅書之也所謂因紀其末故錄其始也牛運震傳○方說見上○愚按先儒以爲賢叔姬故詳錄毛氏辨之是也牛氏方氏義同○叔姬歸紀左氏無傳何休杜預范甯俱指爲伯姬之媵萬氏學春秋隨筆以爲國君女不爲媵叔姬歸紀季非媵伯姬蓋本陸淳之說權應儒吾亦盧稿○此說別附存之

穀梁國而曰歸此邑也其曰歸何也吾女也失國喜得其所故

言歸焉爾○紀侯去國叔姬歸魯紀季自定於齊而後歸之全

守節義以終婦道故繫之紀而書曰歸(何注)○歸者順詞以宗廟

在酅歸奉其祖也不歸於魯所謂全節守義不以亡故而虧婦

道者也魯人高其節義恩禮有加焉是故其歸于酅其卒其葬

史冊悉書(胡傳)○稱紀叔姬明非嫁也(蘇轍集解)○叔姬自紀歸魯不

書者國亡則義當歸常事不書也於是書歸于酅則其賢行之

著在此不日叔姬而曰紀叔姬者以明即往時歸紀之叔姬也

若不加紀則嫌於他叔姬也(孫覺經解)○愚按　四庫提要辨程氏本

義說曰叔姬歸酅舊皆美其不以盛衰易志歸於夫族端學必

以爲當歸魯不當歸酅已刻矣復誣其失節於紀季何所據乎

莊二十五年夏伯姬歸于杞　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冬杞伯姬來　僖五年春杞伯姬來朝其子　二十八年秋杞伯姬來　三十一年冬杞伯姬來求婦

穀梁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耳○逆者非卿不書胡傳○逆者非卿不登史策見昏禮之壞也日講解義○莊二十五年伯姬歸于杞左氏謂莊公女也而注云若時君之女當加子字別之此桓公末歲所生女也按是時桓公卒已二十六年諸侯女恐未有愆期至是始嫁者僖二十八年杞伯姬來注謂莊公女也此非前之杞伯姬乎若以爲桓公末歲女至此六十三年當老而不復能來矣時君之女加子其可信乎季姬歸于鄫何以不加子何孟春餘冬序錄

非事而特會非禮胡傳○內女爲夫人七見於經書公會者惟伯姬由是來朝其子由是來逆婦伯姬之爲未之前聞陳傅良後傳

左歸甯也歸甯曰來出曰來歸○公羊其言來何直來曰來大歸曰來歸○非禮而來故書耳合禮則常事不書豈二百四十二年內惟兩度歸甯乎陸淳纂例引趙匡○內女適諸侯惟杞伯姬四書來一書會越禮可知汪克寬纂疏○傳以爲歸甯歸甯合禮則不書也蓋非歸甯而來者惟杞伯姬故書方苞通論○書來不宜來也書來有故也牛運震傳

來朝其子穀梁吳氏說見來朝門

杞桓公伯姬之次子繼其兄成公而立即來朝魯而爲魯所卑又使卿帥師入其國魯之待杞可謂無恩矣故伯姬又來謝過而求平也吳澂纂言

公羊其稱婦者有姑之辭也○婦人不專行杞伯姬來求婦非禮也姑無自求婦者也劉敞傳○杞弱爲魯所陵故伯姬二十八

年來會今又來求婦求庇於魯耳季本私考

僖十四年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十五年九月季姬歸于鄫

左鄫季姬來甯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來朝○季姬之在魯歸甯也遇于防屬其來朝也鄫子既朝魯怒已解故仍復歸鄫其事甚明諸家以歸鄫爲于歸生出魯公愛女使自擇配之說謬矣卓爾康辨義○季姬與鄫子遇而僖公不禁使鄫子朝而鄫子聽之皆爲失禮故春秋書以譏之胡傳謂僖公愛女使自擇配說本何休而諸儒因之則過矣僖公賢君聲姜令妻豈肯聽女自擇配乎彙纂案○說者據不書鄫子逆與季姬歸爲未嫁之文按春秋書內女歸于某者四而已他不盡書也紀伯姬之歸先書來逆紀叔姬杞伯姬宋伯姬之歸先未嘗

書來逆也他有書來逆者若莒慶來逆叔姬之類不聞又書歸也齊昭姬因見執於其國始書郯伯姬杞叔姬俱因其來歸書前此未嘗書某來逆某某歸于某也而立異者乃以已意妄度創爲僖公縱女擇配之說汚穢簡册誣衊人倫何其甚也顧炎武五經同異○公羊傳非使來朝使來請已也其義亦與左傳不異而何休注乃云使來請娶已爲夫人謬甚或引春秋之例女既嫁則繫其國如紀伯姬杞伯姬是也未嫁則不繫以國如伯姬卒是也季姬不繫以鄫爲未嫁之女以曲申何義案經下有鄫子之文則季姬之上不必更繫以國而知其爲鄫國之夫人也蓋史例之省文不當如彼說孫志祖讀書脞錄○此鄫季姬也何以不繫鄫下云及鄫子知爲鄫子夫人也趙子常云使來請已者謂公怒其不朝而止姬姬使鄫子因朝而請已如此則二傳可通爲

一或疑季姬歸于鄫爲始嫁之文獨不見紀叔姬之歸酅亦書歸乎若以叔姬繫紀季姬不繫鄫爲疑不知季姬今年已見明年歸鄫自從省文耳叔姬則歸酅不歸紀不繫紀則疑別一叔姬矣 萬斯大隨筆 ○文姜以夫人會享齊侯禮蕩然矣至是公使季姬修遇禮以見鄫子禮亦僭矣春秋於男女往來之際失禮則書 陳遷鶴紀疑

來甯不書歸于鄫書者以明中絕 杜注 ○內女嫁恆書歸不書歸必有故也季姬來甯公怒而止之故不書歸至是而後言歸也 陳傳良後傳

成八年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衞人來媵 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晉人來媵 十年五月齊人來媵

左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夏宋公孫壽來納幣禮也孔疏納幣應使卿故傳言得禮○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没已躬命之儀禮士昏禮記母命之在春秋紀裂繻來逆女是也親命之則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是也又注○傳載季文子致女復命穆姜再拜則知伯姬乃宣公女穆姜所出汪克寬纂疏○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昏禮之正也魯女之歸未有以納幣書者豈為禮之不備亦其微者來不足紀錄耳洪咨夔春秋說○胡傳以使卿納幣為越禮者非也左氏以為禮杜氏預亦以為應使卿其必有所據矣莊公如齊納幣穀梁以為大夫之事譏莊之不當親行豈以為卿不可使乎彙纂案○履緰逆女不書紀侯使何也以為君逆稱女自逆稱某姬冊書定法雖不書紀侯使而知其為君逆也若納幣不書使則疑於壽之自為矣然則公子遂如齊納幣不疑何也

內臣書如皆奉君命之辭也外臣書來則以其私者多矣不可以無辨也方苞直解成八年○其書宋公使異於履綸者逆有書女書某姬之別而納幣爲統辭不書使疑於壽之自婚也如以婚稱主人爲譏則內臣無書公使之文內臣外娶例不見經非國事也外臣見經者公爲之主也設魯納幣稱主人將何以著乎外臣非卿來魯書人不曰使設宋使微者納幣稱主人又何以著乎其說不可通矣高閌然釋經○十二公之世魯女嫁於諸侯多矣獨宋伯姬書三國來媵蓋宜公元妃所生也庶出之子不書生故子同生特書庶出之女不書致不書媵故伯姬歸於宋特書顧炎武日知錄○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公羊曰錄伯姬也非也伯姬雖賢然當此之時未有可賢者賢在其守死善道非禮不動耳豈可先事褒之哉劉敞權衡○公羊以書納幣爲錄伯姬何氏謂伯姬賢所以殊於衆女然則魯

之衆女豈皆不賢而不錄乎春秋之紀昏姻皆以著邦交也張自超宗朱辨義○按張氏不主賢伯姬之說所論甚通明詳見前總論

及下條顧說亦有理並存之

左衞人來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媵書者諸侯嫁女二國媵之二國禮也三國非禮也惟王后三國媵孫復尊王發微○傳曰異姓則否齊人來媵何以無貶刺之文齊是大國今來媵我得之爲榮不得貶也孔疏引鄭元箴膏肓○左氏曰同姓媵之異姓則否非也諸侯三歸歸各一族若嬴曹邾姓媯弋之君嫁女者必同姓媵之則諸侯之媵或不能備矣劉敞權衡○穀梁曰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非也伯姬雖賢春秋一褒其身足矣何爲及其媵哉春秋所急者禮也所制者欲也以禮制欲則治以欲敗禮則亂而諸侯娶

十二女以欲敗禮矣故備書之所以戒也又○魯宋嫁娶備十二女僭也公羊錄伯姬之說不足取華元當國僭踰無紀屢戾翰憎見譏君子齊僭始管仲魯僭始臧辰宋僭始華元強大夫欲自僭以陵諸侯先弑其君以僭天子春秋所深惡也何褒也王介之四傳質○禮諸侯嫁女于諸侯以姪娣從衛人來媵非失禮也以後此齊晉來媵踰諸侯一娶九女之制故備書以志非禮若以異姓不宜來媵爲義則但書齊媵可矣左氏之說非也日講解義○傳曰同姓媵之異姓則否按春秋時異姓媵女者甚多未必皆不知禮毛氏竒齡曰媵女若必同姓則秦楚嫁女別無可媵葉酉究遺○說者謂古之媵猶今之從嫁者也媵送也妾送嫡而行故謂妾爲媵宋公羊傳曰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兄之子娣者女弟也王枏野杏叢書

伯姬歸于宋逆者非卿故不書范甯注

女嫁三月又使大夫隨加聘問謂之致女所以致成婦禮篤昏姻之好杜注○桓三年傳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仲年行父俱是致女而彼言聘者在魯而出則曰致女在他國而來則但言聘外內之異文也孔疏○古者三月而廟見始成婦也致之者成之也劉敞傳○穀梁曰不正故不與內稱也說者云內稱謂稱使案內大夫受命而出無稱使者假令與內稱則曰公使季孫行父如宋致女乎劉敞權衡○伊川以為伯姬賢魯國重之故使卿致然則齊僖親送文姜又何云耶伊川見文姜淫而與弒則以齊僖親送為非義見伯姬守禮以死則以魯人賢伯姬而使卿送此皆事後之論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左晉人來媵禮也○公羊三國來媵非禮也○書衛晉齊之來

媵是因事以誌五國通昏姻之好見其歧而復同而非爲媵女適數故亦非爲賢伯姬而錄之也張自超宗朱辨義○公羊曰三國來媵非禮也曷爲皆以錄伯姬之辭言之婦人以衆多爲侈也按公羊既知三國來媵爲非禮曷爲又以錄伯姬言之曷爲又以婦人以衆多爲侈言之程端學三傳辨疑

公羊曰錄伯姬也穀梁曰以伯姬之不得其所也然公羊又以齊媵過數爲非禮文定又以納幣使卿致女使卿皆爲非禮夫欲著伯姬之賢又三書非禮之事以重爲賢女之累春秋之義亦大不可解矣春秋著昏姻之國相好相惡之由非爲女婦之賢不賢起義也魯君六娶齊女莫賢於聲姜而逆至皆不書陽穀子卞之會猶書以示譏何獨於共姬之賢而詳錄之哉蓋魯女嫁紀杞鄫郯小國納幣無卿來故不書致女不使卿往故不

書若衛若晉若齊諸大國未必來媵小國之夫人即或有之而無關乎國故故亦不書於伯姬書納幣者以著宋娶魯女尊魯而重其事因以使卿來也書致女者以著魯女嫁宋尊宋而重其事因以使卿往也書衛媵晉媵齊媵者以著衛晉齊結好於魯宋而各以女來媵也所以然者魯宋自入春秋不通婚姻至此始通華元謀昏公孫納幣以寵異魯女魯之嫁女於宋有加於紀杞郕郯而宗卿獨往以為禮也衛受晉人命侵宋晉聽齊間而使魯衛侵宋齊惡乎魯而忌其昏姻至此皆釋怨以相好也故書以誌五國之合也媵女之過數則因事以見之而已矣其於伯姬之守禮以死則於書宋災之下書伯姬卒書叔弓如宋葬宋共姬見之而前之詳書納幣致女來媵非為錄伯姬故也張自超宗朱辨義○愚按志僭禮之義自正而張說尤得當日事情

釋言云媵送也妾送嫡而行故謂妾爲媵媵之名不專施妾凡送女適人者男女皆謂之媵左傳晉人滅虞執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史傳稱伊尹有莘氏之媵臣是送女者雖男亦名媵也詩我行其野正義○江有汜序有嫡媵之說鄭引公羊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及引昏禮注古者女嫁姪娣送之晦翁以此詩不見勞而無怨之說以序爲疑考經傳媵特送昏之名爾史記載伊尹爲有莘媵臣古史載湯婚有莘以伊尹爲媵送女春秋載公子結媵陳婦于鄄與執虞公及井伯以媵秦穆姬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伊尹公子結虞公井伯析歸父皆嘗爲媵初不言某國之女爲某國之媵妾也左氏同姓媵之異姓則否不過謂同姓至親可講餽送嫁女之禮異姓則可畧然春秋書齊人來媵與衛晉無異辭書人不書女其事甚明矧當時

魯爲弱國嘗爲齊晉所陵猶恐不屑以女爲媵而齊晉肯以女爲魯女從妾乎古有一娶九女之事與否皆不可知考之經傳斷不以妾訓媵楚辭魚鱗鱗兮媵予晦庵注媵送也爾雅曰媵將送也注引左傳媵秦穆姬詩遠于將之疏釋曰皆謂送行也不指爲妾公羊僖八年齊媵之說乃漢儒之論恐因詩序而訛也戴埴鼠璞○愚按先儒解來媵皆謂以女媵戴說獨異攷證特精詩正義已先導之矣足闢從來相沿之誤故張氏尙瑗公羊折諸特取之舊說相沿已久未可刪也並存此說以正之據此則十二女僭禮之說又非矣

以上內女適諸侯者

文十四年冬齊人執子叔姬　十五年冬齊人來歸子叔姬

傳稱子叔姬妃齊昭公知舍之母也亦不知是何公之女孔疏○

子叔姬齊昭公夫人舍之母也舍既遇弑魯使單伯視子叔姬故商人執之孫復尊王發微○不言齊子叔姬來歸而曰齊人來歸子叔姬者見子叔姬無罪齊人自絕而歸之胡傳○春秋書女來歸者三郯伯姬杞伯姬直曰來歸此子叔姬曰齊人來歸譏在齊也商人弑其子又絕其母也程端學本義引杜諤○春秋志內女之出無罪者曰來歸某有罪者曰某來歸張大亨通訓○郯伯姬來歸者此有罪見出者也齊人來歸子叔姬者此無罪齊人強出之者也劉敞傳○郯伯姬來歸罪在姬也杞叔姬來歸先書杞伯來朝罪不在姬亦不在杞也此直書齊人來歸子叔姬則罪在齊人而不在姬明矣朱朝瑛畧記○內女字叔或加子者按伯仲叔季惟可字四人故字法或積叔加子以異之如公孫嬰齊稱子叔嬰齊其後叔老叔弓或稱子叔子別於叔孫氏也大夫書名氏故

字不見經耳趙伯循謂時君之女曰子諸說紛然由一字之義不明也趙汸屬辭つ諸說多以稱子爲時君之女父在例書子也彙纂亦駁之見凶禮門文十二年子叔姬卒○啖氏曰舍母蓋魯之媵女但一叔姬耳左氏附會後事加子字澄按啖說是也文公即位纔十四年豈有女配齊昭公而生子可立爲君者哉齊昭公以魯僖公二十八年即位叔姬生舍當在魯僖末年時文公尙爲世子豈有世子年幼而有女嫁鄰國年長之君爲夫人者乎況文四年文公逆婦姜于齊蓋齊昭公之女也豈有齊昭既娶魯文之女而魯文又娶齊昭之女者乎故知左氏以舍母爲文公女者妄也吳澄纂言○計文公之年未嘗有女適人生子而成立者若叔姬爲齊昭夫人則齊昭乃文公母舅又爲外父文公以姊妹妻之尙不可而況其女乎叔姬稱子究未知誰女也應撝謙集解緒餘夌嘉印說○公羊曰其言來何閔之也

非也加來何以爲閔不加來何以不閔此直來歸耳無强說也穀梁曰父母於子雖有罪猶欲其免也非也此無罪齊人强出之者也劉敞權衡○左氏誤以單伯爲周大夫故顯單伯之至則曰來致命叔姬之歸則曰王故也今並删之彙纂

宣十六年秋郯伯姬來歸

左出也○爲婦而出著其非也陸淳纂例○女生願爲有家故嫁者謂之歸見出而曰來歸著其變也家鉉翁詳說○春秋書郯伯姬杞叔姬來歸所以誠父母之訓者弗至致內女之婦德有虧而亦責郯杞之君失齊家之道而棄其伉儷也然杞叔姬書卒書喪歸則叔姬之出必有不當絕者而郯伯姬不書卒不書喪歸則善惡優劣可以概觀矣汪克寬纂疏○伯姬書大歸而歸不見經以是知內女之嫁常事不書方苞直解○記姬大歸而其始歸於

鄭及後之卒均不見經則內女書歸書卒書逆書葬皆非以常事書可知而舊史更無不備春秋有書有不書亦可知高對然釋經○士大夫不嚴出妻之禮是以育女無訓取婦無擇女德無極何所懲而不爲惡焉夫以義合者不合則離故春秋內女之出謹書之所以敬愼重正而情欲之私不得行乎其間也胡承諾釋志

成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前書杞伯來朝左氏以爲歸叔姬也此書杞叔姬來歸則出也春秋於內女歸出必錄胡傳○杞伯來朝之明年而後叔姬來歸此與他特義之出不同必叔姬自不安於杞非杞絕之也故其卒杞復逆喪以葬家鉉翁詳說○家氏以爲或以疾來歸吳氏以爲或叔姬無子他妾有子不安而歸故書杞伯逆喪以歸而無貶詞未必然也即有疾即無子不自安亦於義不當歸杞之逆喪

求必非屈於晉之故又歸卒歸葬詳書者以著魯杞離合之始末也杞入春秋未嘗一與諸侯盟會弱小難存而託昏姻以親魯適好八十餘年而叔姬忽不自安而歸此必有故也叔姬既歸而杞伯卽於是年與蟲牢之盟自此而諸侯會盟始有杞伯蓋杞伯懼以叔姬故得罪於魯魯以爲討而託於晉也由是觀之則叔姬之歸未爲善歸而杞之逆喪必有所屈張自超宗朱辨義

以上內女適諸侯來歸者

莊二十七年莒慶來逆叔姬

公羊傳見小國大夫以事接我門○內女適大夫則稱字不書歸汪克寬纂疏引陳岳○穀梁曰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非也大夫不得曰逆女書叔姬自其理當然劉敞權衡○大夫自逆則稱字爲其君逆則稱女尊卑之別也胡傳○周禮天子嫁女於諸侯

使同姓諸侯主之諸侯嫁女於大夫使同姓大夫主之其不書
大夫主者此是畧文其例與十二年王姬歸于齊不書莊公爲
主正同而穀梁胡氏以爲譏公自主也總是以非常禮故書一
例必求一非禮之事以誣之耳毛奇齡傳○此內女適外大夫也其
書來逆禮也不書逆女別於爲其君逆也諸侯嫁女于大夫使
同姓大夫主之不書大夫主之者畧之也先儒以爲公自主之
否非也牛運震傳○爲君逆書女父母辭也自逆書字女子許嫁笄
而字夫婦之辭也蓋爲諸侯夫人則自主故從父母之辭爲卿
大夫妻則使臣主故不從父母之辭而君臣不敢夫婦則敵故
從夫婦辭曰某姬高樹然釋經懸二年
僖二十五年夏宋蕩伯姬來逆婦
公羊宋蕩伯姬者何蕩氏之母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其言

來逆婦何兄弟辭也○穀梁宋蕩伯姬來逆婦非正也○伯姬魯女以宋蕩氏之知爲宋大夫蕩氏妻也婦者對姑之文姑即伯姬故知自爲子來逆婦孔疏○婦人不專行姑爲婦逆非禮也劉敞傳○周禮諸侯嫁女於大夫使同姓大夫主之此來逆婦不知何人女非不知誰主而胡氏謂譏公失禮下主大夫之昏大不可解毛奇齡傳○書伯姬書逆婦是明著兄弟姊妹之子女爲婚姻也公羊所謂兄弟辭者亦自有義恐不但譏姑來親迎之失禮與杞伯姬來求婦當一例看張自超宗朱辨義○按張說則陸氏淳所駁公羊此語未是

宣五年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左書曰逆叔姬卿自逆也杜註適諸侯稱女適大夫稱字所以別尊卑也不書女歸降於諸侯孔疏非齊夫人不得言歸于齊若言歸于齊高氏則下嫁非公之敵故不得書其歸也○家左

氏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書負公至自齊秋齊高固來逆子叔姬罪宣公也夫以鄭國褊小楚公子圍之貴驕強大來娶於鄭子產辭而卻之使館於外欲野賜之幾不得撫有其室而宣公以魯國周公之後逼於高固請婦其女彊委禽焉而不能止不知以禮守身是以得此辱也胡傳○齊高固來逆叔姬親迎也胡氏以爲書來公自主之罪宣公也此意之也徐學謨春秋億○子叔姬諸姬皆以爲宣公女按元年書婦姜至至是方五年豈有可嫁之女且自文十二年至今書子叔姬者三不應其名無別如此童品經傳辨疑○劉氏駁穀梁同莊二十七年

左冬來反馬也○士昏禮婦車出於夫家天子諸侯嫁女自乘其家之車故大夫以上有留車反馬之事留車妻之道也反馬婿之義也婦至質明見於舅姑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祭

四以三月爲反馬之節舅姑存者亦當以三月反馬也法當遣使不合親行故經傳具其事以示譏孔疏○禮嫁女留其送馬不敢自安及廟見成婦遣使反馬則反馬義也惟高固親來非禮耳大夫非公事出境又非禮矣女子歲一歸甯叔姬初嫁而亟來亦非禮也楚汸屬辭○反馬之禮當遣使不當親來女子歸甯當在間歲不當在踰月大夫非君命不當出境皆非禮矣日講解義

以上內女適大夫者

附

莊十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公羊以陳人爲陳侯諸侯娶而往媵之非也云公子結媵陳侯之婦則文理不成又何故貶損陳侯爲陳人也蓋媵者送女也陳人者陳大夫也不煩說矣劉敞權衡○不書如陳送媵而書媵陳

人之婦則非奉君命而媵陳之微者矣微事不見於經書者譏其因事與齊宋盟耳若齊宋之盟出於公命當如公孫茲如牟因聘而娶但書聘而不書娶此亦但書盟而不書媵矣汪克寬纂疏

○公穀以爲魯女媵陳侯之婦胡傳以爲微者程子則謂鄄之臣送媵女於陳人結以其庶女媵之據孔疏謂爲人媵者皆送至媵女之國使之從嫡而行今經書于鄄則程子之說信矣孔疏傅會公穀之說謂鄄爲衛地陳娶衛女結送媵向衛至鄄停女會盟果爾則當書至鄄不書于鄄矣于鄄者媵于鄄也彙纂

○愚按劉氏汪氏及彙纂所論書法其爲結之私事無疑顧氏三傳異同表引程積齋說駁程子謂結女爲媵細事何足書仍從孔疏以爲陳娶衛女公女往媵疑人字爲侯字之誤非也微事不書因議遂事而書汪氏言之矣陳侯之婦不成文理劉

氏言之矣若向衛至鄄不當書于鄄彙纂言之矣○又按穀梁曰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辟要盟也劉原父駁之曰魯誠欲自託於大國者豈敢以媵婦之名而遣使者以取戾於霸主哉愚按主穀梁者皆云結爲盟事而出其說本非

僖五年夏公孫茲如牟　文六年夏季孫行父如陳　成八年春公孫嬰齊如莒

公孫茲娶於牟行父娶於陳嬰齊娶於莒皆止書如不與其因聘以濟其私也自逆猶可赦如莒涖盟而代弟逆文七姑如如宋聘而爲意如逆昭二十五則又甚矣汪克寬纂疏

昭二十五年春叔孫舍如宋

汪氏說見內大夫書如門

以上內大夫媵婦一外娶四

○書魯夫人事 書文姜淫逆書莊公昏讐哀姜弒逆書聲姜外會書出姜大歸敬嬴僭逆姒氏孟子喪禮畧 歸寗惟一書至外如外會皆不書至

妾母志僭辨 仲子不稱夫人別宮不祔舊說辨 庶子爲君爲
其母無服辨 妾不入廟辨 春秋並書兩夫人以著嫡母妾母
有二非志其僭辨 天王歸賵概云非禮辨 夫子子氏杜氏
以爲仲子公羊以爲隱母辨 夫人孫于齊貶去姜氏辨
夫人氏薨至貶不稱姜辨 禰致夫人公穀胡氏說辨 會
卜左氏以爲齊止公辨 王歸成風含賵胡氏說辨 文夫
人姜氏書至穀梁說辨 僖公成風穀梁胡氏說辨 出姜
大歸書姜氏胡氏說辨 夫人婦姜不稱氏公穀說辨 孟
于以爲春秋諱詞三傳胡氏說辨

自桓公不能刑于文姜而詒二國之患自莊公不能防閑哀姜而遺再世之禍其仲則通哀姜而賊般弑閔襄仲則私敬嬴而殺惡及視其家法不設而無正始之道也 李琪列國世紀

凡夫人行皆書比於公也 陸湻纂例引啖助

內夫人出入必書舊史之文也違禮而出則書得禮則不書春秋之

法也夫人之禮父母在歲一歸甯沒則書之則不可勝書而違禮而行者其失亦不可得而見矣然亦有得禮而書者則著變也文九年夫人姜氏如齊是也夫人之歸魯也貴聘而賤逆至而不致敬嬴仲遂同心以搆禍夫人至是蓋不安于魯矣故志其出而並志其返也是他日君薨子弒夫人大歸之端兆也惟得禮而歸甯者皆不書然後知出而書者皆失禮也然後知得禮而特書者爲著變也文姜之如齊也或在齊襄之世或在齊桓之世而屬辭同文姜會齊襄于祝聲姜會齊桓于卞事異也而屬辭同文姜如齊非禮也出姜如齊歸甯也而屬辭同何以別乎此據事直書而義自別者也文姜鳥獸行君死于齊姜孫于齊既返于魯而奔齊襄者汲汲焉則書會書享書如不問而知其爲姦也若齊桓則義著于天下久矣自襄之死姜與齊絕已七年至是齊魯之邦交始通而姜靦顏以歸母家桓之失在不

能固拒耳他無嫌也若聲姜則桓之子或兄弟之子也其失在道會耳他無嫌也惟出姜如齊無以明其爲得禮故特書至以別焉以違禮而行者皆不書至故知書至爲得禮也惟得禮而書至故知不書至者皆孔子削之也何以知舊史之備書也爲舊史者非明于春秋之法也使夫人歸甯例不書則出姜亦不書而孔子無從而得之矣以出姜之歸甯書知凡夫人之歸甯備書也以出姜書至知凡夫人之備書至也春秋獨于出姜不削以著變而其義皆見矣方苞通論

愚按春秋志妾母僭嫡變禮之說先儒據仲子不書薨葬不稱夫人小君又別立宮不祔于姑以爲春秋之初不僭其後僭嫡變禮故謹志之惟謝氏湜從公羊母以子貴說謂子爲君禮宜尊所生又爲之辨析曰妾母雖貴嫡母在上則位有等降嫡母在則以妾母事之嫡母歿則以夫人事之所論甚得準情制禮之正近儒毛西河牛空山

亦持此論以折舊說而徐氏庭垣引據帝嚳四妃唐虞三代各尊崇其生母以證春秋母以子貴之義尤見古禮歷代行之非始行于春秋而特託禮之變也愚竊思仲子薨葬本在春秋前非經不書也別宮不祔乃桓末爲君隱不得尊崇之也則以仲子比儗後之異稱者謂春秋之初不僭特著後來之僭以垂戒說本未協且攷春秋所書妾母成風敬嬴定姒之薨葬齊歸是嫡非妾辨見夫人薨葬門故不列其時皆無嫡在則尊其所生亦禮之所宜信有如謝氏諸家所辨者焉先儒所引禮經庶子爲君爲其母無服不敢貳尊者乃指嫡母在時而言若嫡母既亡則所生母豈有不服喪之理謝氏言之矣見本門文五年條下四妃肇帝王之迹代各追崇成風有壽母之稱詩登頌什徐氏言之矣見本門文九年條下春秋嫡母妾母之所以並書薨葬者蓋不書妾母之薨葬則不辨其有嫡母兼有妾母也豈爲妾母之僭嫡而書哉方氏望溪言之矣見魯

娶夫人門總論又成十四年條下　或云妾不祔廟者亦非也小記云妾祔于妾祖姑若妾不入廟何以有在廟之妾祖姑乎毛氏西河言之矣見本門文四年仲子無諡不祔不稱小君夫人以子未爲君猶未全乎小君夫人也姜氏白巖言之矣見本門隱五年考仲子之宮條下　仲子乃妾而未尊爲夫人小君也天王歸賵失禮也成風既以子貴嫡母又亡例得尊爲夫人小君也天王歸含賵非失禮也毛氏又言之矣見本門隱元年仲子文四年成風條下　至若並妃匹嫡之禍如文公之輕出姜而寵敬嬴致釀逆禍比事考經自別是垂戒之大事而固非以尊崇所生示譏貶也譏貶妾母僭禮之說先儒近儒相因立論蓋不啻數十家而實按之則左氏所謂合禮及公羊母以子貴之義誠未可非而謝氏諸家之辨正洵昭然若發矇也是以主彼說者概從刪節或曰自公羊創爲母以子貴之說漢哀帝因得託以尊其舊藩邸所生父母祖母加大號以干正統而貽後

嗣說經失義其弊至此是又不然不可以後世之踵行過當黷亂統系而歸咎於先儒經義也試按春秋魯數公之事固尊其所當尊而未嘗有陵僭黷亂之失也此又當分別論之者也

隱元年秋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曰惠公仲子者惠公之母仲子也曰僖公成風者僖公之母成風也猶晉簡文帝母之稱簡文宣太后鄭氏也所謂繫子爲稱明貴之所由也　穀梁傳曰母以子氏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此說得之蓋魯有兩仲子一孝公之妾一惠公之妾顧炎武日知錄　○仲子者孝公之妾惠公之母成風者莊公之妾僖公之母春秋妾不得體君母係於子故母以子氏其名正矣惠氏奇春秋說　○按妾母名係於子以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例之則此稱惠公仲子自屬惠公之母孝公之妾此穀梁說遠勝於左氏公羊者也但范注云仲子乃孝

公時卒故不稱謚其說非是魯孝公以平王二年薨平王三年癸酉歲惠公之元年也至平王四十八年戊午歲薨明年己未歲入春秋計惠公在位四十五年仲子之卒當在惠公之世且并在惠公末年矣若謂在孝公時豈有侯國之妾母卒已逾五十年而天子始追行賵禮者邪大約春秋之初猶近古樸妾母之卒或有不稱謚者亦未可知豈必以仲子無謚即疑其卒在孝公時乎齊召南穀梁注疏考證

○穀梁曰母以子氏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謂繫子爲號仲子繫惠公成風繫僖公一也繫於子不繫於夫諸侯妾母之書法也左氏公羊以仲子爲桓公母與僖公成風一以妾繫夫一以子先母自違其例禮又大乖鄭氏釋廢疾曰若仲子是桓母桓未爲君則惠公之妾天王何以賵之此言足以折二傳矣陳壽祺左海文集

○左公皆以仲子爲惠公

之妾桓公之母然未薨而歸賵情理未必然也穀梁以爲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以僖公成風例之於義爲長傳曰孝惠娶于商則孝公夫人當爲宋之子仲子卽其娣姪可知矣崔應榴吾亦廬稿三傳之言仲子也或曰惠公之母或曰惠公之妾言夫人子氏也或曰隱公之母或曰隱公之妻要之於終以觀其始則仲子爲惠公之妾桓公之母可信也以考仲子之宮知之子氏爲隱公之妻可信也以君在而不書葬知之王介之四傳質○稱惠公仲子兩賵之也仲子爲桓母桓未君不得成小君故字而不謚其卒不知在何年然入春秋無書則知卒在春秋前矣左氏以二年夫人子氏薨爲卽此仲子遂謂仲子未卒以爲豫凶事譏也天子必不以凶物賵生人公羊又以二年薨之子氏爲隱母夫隱欲讓桓必不自尊其母旣尊母而稱夫人與薨矣何以不言葬

小君邪穀梁以仲子為惠公之母孝公之妾則又未是果惠之母則魯於君母無論嫡庶皆用小君之禮以諡稱如成風穆姜定姒是也茲何以不諡歟又有謂專賵仲子而繫之惠公以志其寵妾僭嫡者亦非也惠公並未立仲子爲夫人終以國授隱則亦能自克以禮者且天子恩禮諸侯必先君而後及其妻含君而賵妾無是理也若春秋前已賵惠公何不并賵仲子而必待逾年再遣使以自蹈緩不及尸之誚乎故知爲並賵而俱不及尸追予恩禮也至左傳以贈死不及尸爲非禮然列國有相距遼者車馬猶可及葬含襚豈能及斂亦未爲通義也徐廷垣管窺

○惠公歿仲子亦死故王兩歸賵秦人於僖公成風也亦然書成風從僖公者夫死從子之義也賵惠公可也賵仲子非無適庶也李光地榕村集

○惠公隱之父仲子桓之母即惠之繼娶也春秋

諸侯有繼娶卽繼嫡也惟嫡故子雖未立亦得以喪赴告天子
此一告赴必惠公仲子同有赴告者在也旣有赴告則天子下
弔於禮無過盡仲子繼娶原非姪娣日爲魯夫人則固夫人也
鄭康成云禮天子於諸侯合之賵之小君亦如之是天子於諸
侯夫人原有賵禮毛奇齡傳
愚按左云子氏未薨其謬不待辨矣穀梁以仲子爲孝公妾惠
公母例以成風書法似合故近儒顧氏惠氏齊氏陳氏崔氏並
從之或據史記年表惠公卽位於平王三年至隱元年歷四十
七年而其母始薨疑太久遠然攷惠公在位久其卽位必早計
至惠末隱初母年不過八十不必疑也至徐氏據妾母如成風
穆姜定姒皆用小君之禮以謚稱而仲子何以無謚又疑穀梁
未是則齊氏所辨仲子之卒當在惠公末年或春秋前已葬或

其時近古妾母不稱謚均未可知也則亦不必疑也亭林顧氏主穀梁比擬史例甚精核而疑魯有兩仲子則無證據若王氏徐氏據經酌理斷爲惠妾桓母以爲兩賵前儒主此說者亦多並存之李氏榕村說與徐同所云僖公成風兩襚而成風後僖公者乃夫死從子之義又於前儒所謂惠公之仲子僖公之成風者引具見解持論無礙可備參攷毛西河謂仲子是繼娶非妾母故于未立而得以喪赴據禮立言並與史記魯世家惠公適夫人無子賤妾聲子生子息又娶宋女生子允登宋女爲夫人之事合論例而通然與左傳繼室以聲子不合豈聲子旣爲繼室仲子又爲繼室邪觀五年考仲子之宮諸說則仲子二字

書法實非夫人仍當主衆說

隱二年冬夫人子氏薨

隱公夫人也夫人小君與君一體故志之也子宋姓孫復尊王發微○

夫人子氏杜氏曰桓母也公羊曰隱母也穀梁曰隱妻也宜孰從曰隱桓之母俱不得爲夫人也則爲隱之妻近是隱桓之母不得爲夫人則嫡庶之義明矣隱之妻爲夫人則君臣之分定矣呂大圭或問○魯以隱爲君豈容不以子氏爲夫人稱夫人國人辭也不書葬隱不以夫人之禮葬之也程端學或問○杜預以爲仲子若果仲子何以元年歸賵五年考宮經文直書其名曰仲子而於此乃始稱夫人邪公羊以爲隱母不書薨者子將不終爲君母亦不終爲夫人也噫經明書夫人子氏薨又不終爲夫人邪凌稚隆測義○惟爲隱妻隱稱攝故不以夫人葬耳若爲仲子五年考其宮獻六羽矣豈不以禮葬邪姚舜牧疑問○子氏薨三傳互異左氏以爲桓母固非矣公羊以爲隱母先儒謂妾母不當稱

夫人春秋之初禮法尚存不得以成風敬嬴爲比惟穀梁以爲隱妻義爲長故程子及胡傳皆從之彙纂集○穀梁以爲夫人之義從君隱公在故不書葬左傳以爲桓母夫仲子之卒已在前矣公羊以爲隱母夫隱母未有不書葬者也以此知爲隱妻矣牛運震傳

隱五年秋考仲子之宮

公羊家氏見宮廟門○存則以氏繫姓以姓繫號歿則以謚繫號以姓繫謚者夫人也存不稱號歿不稱謚單舉姓氏者妾也成風敬嬴定姒皆妾母而用夫人之禮胡傳李廉會通叅○諸侯妾母祇當以氏繫號皆自成風而後妾母皆稱夫人稱小君稱謚惟定姒以哀未成君不稱夫人及小君然亦襲成風敬嬴之例而稱謚矣夫人且不當別有謚而况妾乎汪克寬纂疏○經於來賵考

宮皆書仲子而其不得爲嫡明矣隱公攝讓之實辨矣桓公篡弑之罪昭矣凡宮廟之立非失禮不書此著其不宜立也日講解義○劉氏曰但曰仲子非夫人明矣其說甚是可見惠公當日未嘗以仲子爲夫人也因有手文之異惠公或有其志故隱公欲成先公之志而將讓桓耳覩其爲仲子立宮是自表其欲讓之心而不知其非禮也夫子仍舊史書之既以著其非禮而亦以表其欲讓之心也張自超宗朱辨義○桓未爲君故聲子有諡而仲子無諡何以不稱小君其子未爲君而無諡不反哭不祔廟猶未全乎小君也姜炳璋讀左補義○仲子妾耳不得比繼室之聲子然元年天王歸賵五年考宮皆越禮之甚者也甚矣鍾巫之禍乎王啟之而隱公自取之也彼爲之子者既習見其母之貴寵有不岸然自謂先君之適而反惡其兄者哉於是其勢日橫其謀

日衆而左右近習陰伺乎其間思挾之以覬覦富貴者亦日衆此羽父之譖所以不旋踵而發與汪琬堯峯文鈔

莊元年春夫人孫于齊

按不稱姜氏左氏曰絕不爲親禮也公羊曰貶與弑公也胡氏以下諸說本此非也采諸家辨說○夫人前年與公如齊此年孫于齊是兩事史氏恆法無不書姜氏之理夫子以其與弑而事又相因特用一事再見蒙上文之例使人比而觀之則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公薨于齊夫人孫于齊總爲一事而夫人與弑之罪自見非以去姜氏爲絕之之文也趙汸屬辭卷十○蒙上文爾趙氏所謂一事再見則略之是也若云絕不爲親後此屢書夫人姜氏書葬我小君文姜既絕之復親之又何謂也陸粲胡傳辨疑○此條去夫人字是省文哀姜書夫人氏是闕文非義所存也書法

只在一孫字上此外不必多生枝節 顧棟高大事表 ○顧說又見闕文門

○弑君大惡非文字貶斥得蔽其辜故文姜哀姜猶稱夫人小君慶父仲遂猶稱公子正欲天下後世見其爲夫人公子罪乃益重若不書與常人等耳文姜孫齊不書姜氏哀姜喪歸不書姜恐是文闕 顧奎光隨筆 ○不稱姜氏蒙上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之文通爲一事也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僖九年 蒙上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之文通爲一事也此所謂便文以修辭也其或稱夫人或稱夫人氏猶或稱婦姜 文四年 宣元年 或稱婦姜氏 成十四年 皆所謂互文以通異也夫人姜氏孫于邾 閔二年 稱姜氏者文無所承也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莊七年 一歲再會而兩稱姜氏文不相蒙者各爲一事也 戴祖啟五測 ○文姜哀姜之惡至矣爲薨爲孫爲享爲如爲會爲奔莒連類書之而其

事暸然可推豈在書姜不書姜書氏不書氏哉惲敬大雲山房集

莊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左書姦也 ○穀梁婦人不言會言會非正也饗甚矣○婦人無外事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今莊公不能防閑其母失子道也姜氏齊侯之惡著矣亦所以病公也胡傳○齊襄之惡不容誅矣姜氏與弒而淫縱如此則莊公之不能齊家治國可見矣程端學本義 ○元年三月夫人孫于齊二年十二月會齊侯于禚始且孫今則會矣作春秋者欲諱而不得矣張溥四傳斷 ○夫人孫矣書會復歸也歸不書至不敢告廟也夫人已孫齊矣而容其蒙垢以歸是再死父也既歸矣又任其縱淫以出是重辱國也御纂直解 ○夫人孫齊已自知罪矣惟魯人不絕夫人故夫人可歸惟魯人不仇齊故夫人與齊侯可會七八年間主王姬會伐衛

狩禚再會伐衛尖郎圍郕無非侵齊尊齊之事宜乎夫人齊侯無所忌憚而淫於道路未有虛歲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前書公與夫人如齊不告至而書孫與喪俱至也今書孫于齊不告至而書會不敢告至也蓋夫人無辭以見其宗廟矣葉夢得傳

莊四年春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參譏之也公夫人齊侯皆失正也陸淳微旨○禚齊地祝丘魯地蓋齊侯來而我享之以禚視祝丘則地愈偪以會視享則禮愈厚葉夢得傳○禮姑姊妹已嫁而反兄弟不與同席而坐況用兩君相見之禮乎高閌集註○爲禽獸之行瀆周公之禮漢人云淫之漸變爲慝魯人習之三十餘年卒至子般閔公薦弒張洽集注

莊五年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穀梁師而曰如衆也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於時齊

無征伐之事不知師在何處盡齊侯疆理紀地有師在紀不言會者往其軍內就齊侯耳不行會禮孔疏 ○孫于齊猶有畏心焉會于禚享于祝邱則無所畏矣曰會曰享猶有恥心焉如齊師則無恥矣會非夫人事享又甚焉享非夫人事如齊師又甚焉李明復集義引謝湜 ○師者衆多之地案齊詩載驅刺襄公無禮義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其三章曰行人彭彭彭彭者多貌也其四章曰行人儦儦儦儦者衆貌也曰會曰享猶爲之名也至是如齊師羞惡之心亡矣胡傳

莊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左齊志也杜注至齊地則夫人之志至魯地則齊侯之志

又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初會于禚次享于祝邱又次如齊師又一歲而再會焉其爲惡

已甚矣胡傳○齊詩刺襄公也魯道有蕩不一言之春秋一則曰夫人會齊侯二則曰夫人會齊侯詩春秋之旨蓋相表裏汪克寬纂疏○魯人恥之史臣直書之使魯史不書夫子亦無憑得其年時日月而詳載也魯史既書亦不得諱故刪詩而錄敝笱載驅作春秋而會禚享祝丘如齊師會防會穀一事不削張自超宗朱辨義

莊十五年夏夫人姜氏如齊

穀梁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何休曰此謂其父母歿乃不得歸甯耳○齊侯既死文姜不安於魯故如齊孫復尊王發微○非禮也婦人以大家爲歸一適其夫則終身不返父母歿雖兄弟不往所以遠爲之嫌而防淫亂之萌也孫覺經解○父母在則歸甯葛覃稱歸甯父母是也歿則使卿甯楚子庚聘于秦爲夫人甯是也呂大圭或問莊二年○禮父母在歲一歸甯得禮之正也然内女來甯合禮皆不書夫

人尊與君同故出入必書趙汸屬辭卷五○文姜不如齊八年矣至此復如齊桓公欲求魯好以定伯業而不之拒也春秋特書以累桓也張洽集注

莊十九年秋夫人姜氏如莒

穀梁同上○非父母國而往書姦杜注○非父母國而出入縱恣此於詩之所刺謂魯道有蕩齊子豈弟者抑又甚矣張洽集注○前此如齊桓公不討遂使蕩然無忌亦齊之羞也日講解義

莊二十年春夫人姜氏如莒

穀梁仝上○文姜比年如莒春秋詳書蓋與詩之變風相應當是時一反關雎麟趾之化而國俗於是大亂夫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此聖人所以詳書文姜之行歟張洽集注

閔二年秋夫人姜氏孫于邾

莊公忍父仇肆納幣觀社逆女以致其勤丹楹刻桷用幣以示

其侈莊之昏愚一至此極淫縱枉逆之禍勢所必至汪克寬纂疏吳澄纂言

參

僖元年秋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冬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傳說見夫人薨葬門○前書孫以明其當絕繼書以歸以明其當討則其至非也文姜生還莊以爲孝哀姜死至僖以爲禮大義之不明不至於禘廟致主不已其以病僖公也御纂直解○愚按不稱姜當從杜孔是闕文先儒以爲特貶非也見闕文門

僖八年秋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左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杜注寢小寢同同盟將葬又不以殯過廟據經哀姜薨葬之文則爲殯廟赴同祔姑今當以不薨于寢

不得致也○曰禘而用致豈非新死者哉夫人哀姜也大罪之人宜絕而祔先君之廟可乎黃仲炎通說○哀姜淫弑僖公爲之祔葬致廟說者多以爲過情不知其過情於嫡母者蓋爲推崇生母地也此以知成風之爲夫人不自書薨始矣萬斯大隨筆文四年夫人風氏薨條下○以爲齊媵則僖公賢君必不以齊媵爲夫人以爲成風則僖公豈有爲父立妾之理成風既非始嫁又非祔主安可致于廟也惟以爲哀姜近之鄭玉闕疑○夫人者哀姜也哀姜之薨七年矣魯人有疑焉故不祔於姑至是因禘而致之不稱姜氏承元年夫人姜氏薨于夷之文也胡氏以爲成風成風尚存何以言致亦言之不順也顧炎武日知錄○說春秋者多不從左氏致哀姜之說謂哀姜於元年既稱夫人薨明已用夫人之禮矣何乃於八年始致之此由誤解致夫人致字耳言非夫人而致之爲夫

人故曰前已用夫人之禮不必八年始致也不知經所謂致夫人謂致死者於太廟列諸昭穆耳非謂不當夫人而致之爲夫人也惟致死者於太廟列諸昭穆故必禘于太廟之日致之致死者故於太廟致生者不必於太廟也華學泉疑義○魯尊妾母爲夫人不特成風也如先有禘而致廟之禮後君必因而舉行之春秋不當削而不書也故當以左氏致哀姜爲是蓋魯人之於哀姜疑於當絕當配久未入廟至此僖於齊桓伯業之盛不得不抑公義而徇私情因禘而致之以配莊公也張自超宗朱辨義○左以爲致哀姜是也致者升其主於太廟得合食也哀姜非特不薨于寢得罪宗廟不可致也徐庭垣管窺○左曰哀姜以爲莊嫡公曰齊媵以爲僖妾穀曰成風以爲莊妾胡氏取於三說無可據遂援左氏成風私事季友一段從穀梁說以夫人爲成風而歸

獄季友謂友以私恩立之爲夫人友果如是與叔牙慶父等耳何以誅二兄服國人邪用左氏誣妄之言棄經而信傳謬矣按經義乃著魯禘之失在於用致夫人耳其夫人爲誰必求其可據左爲稍優杜預曰哀姜淫而與弒於禮不應致故僖公疑其禮歷三禘今果行之嫌異常故書 黃永年南華類稿 春秋四傳異同辨 ○公羊謬妄不足辨學者所爭論者左氏與穀梁之說耳士勛謂哀姜元年爲齊所殺何爲今日乃致之其言似有理由是彙纂所徵引諸家悉主穀梁之說而其實非也未詳趙氏曰先君已死予安有見母於廟之理不請自屈蓋致夫人乃致死者非致生者也若如劉向云立成風則經當言立夫人不當但言致夫人且古無以子册母之禮泰山孫氏又謂以夫人之禮致成風于太廟使之與祭將爲主婦而祭乎將以聲姜爲主婦而成風與助祭

歸讙僖公猶不可歸讙乎以爲專屬成風者非也葉酉究遺○此兼
讙也秦以僖公同翟泉之盟故歸讙於僖而成風又起於其後
故並讙焉穀梁謂秦弗夫人之非也胡氏謂非兼讙猶賵仲子
而謂之惠公仲子聖人書以正爲人夫爲人子者夫惠公並未
立仲子爲夫人亦未嘗立仲子所生之子爲世子未可謂之亂
嫡何正乎其爲夫若僖之尊生母聖人果非之宜於成風薨葬
時見之何待來讙時繫之僖公以正爲人子乎公羊所謂母以
子貴者謂衆妃之子既立爲君嫡母在則壓于嫡嫡母故則亦
尊爲國母無子爲君而母終臣妾之理帝王世紀帝嚳有四妃
元妃有邰氏女曰姜嫄生后稷次妃有娀氏女曰簡狄生契次
妃陳鋒氏女曰慶都生放勳次妃娵訾氏女曰常儀生帝摯姜
嫄爲元妃固宜肇周世祀若商毋簡狄頌歌元鳥禘美有娀堯

母慶都邑以名稱家以陵號此非唐虞三代之各母其生母之證乎魯之成風敬嬴定姒俱非嫡而薨稱夫人葬稱小君春秋無異詞者非母以子貴之義乎詩之閟宮稱令妻壽母專美僖公壽母即成風也夫子登之三頌美盛德之形容何耶考諸古質諸經未有以母其生母為非者安見秦歸禭為專禭而以為正天下之為人子乎 徐廷垣管窺 ○愚按穀梁解為僖公之成風諸家多從之而毛氏所辨甚有理似僖公成風書法不必定與惠公仲子同也且惠公仲子亦多以為兩賵者見前隱元年則僖公成風以為兩禭固通葉氏西謂列序而先僖公夫死從子之義於兩禭之中更見書法劉原父駁公羊若以為兩人豈可序母於子下誤矣

文十八年冬夫人姜氏歸于齊

去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內夫人以罪出曰孫夫人孫于邾是也無罪出曰歸夫人姜氏歸于齊是也趙鵬飛經筌○傳曰夫人出曰歸于某文夫人以子被殺而歸父母之國與罪出者不同然亦絕於魯故曰歸事與內女非罪出書來歸同趙汸屬辭卷四○婦人嫁曰歸故常事歸甯則內夫人曰如適外之女曰來不言歸也姜氏無罪不容于魯而去言孫則非惡言如則不還故取歸甯之歸爲義而變文以書之李光地榕村語錄○文姜哀姜預弒皆書曰孫而出姜書歸則知責魯之臣子而姜氏無罪矣則知子惡之所以弒與公子接之所以立矣汪克寬纂疏○齊人弒舍而歸叔姬于魯魯人弒赤而歸出姜于齊弒君出母後先一轍王綱隳頹伯政廢弛莫有聲罪討之者聖人書此重爲慨歎

矣家鉉翁詳說 ○哀姜與弒齊桓以爲戮而猶歸喪致廟出姜無罪魯人殺其子而逐之大歸後薨葬不見經則文公之元妃不得入廟爲配矣有罪而義與廟絕之哀姜魯人喪之無罪而義未與廟絕之出姜魯人逐之莊公之廟可以配哀姜文公之廟不可以配出姜天理絕而人心喪矣張自超宗朱辨義 ○按胡傳曰書夫人知其正書姜氏知其非見絕於先君此因文姜哀姜之不稱姜氏有氏無姜而爲此說乃以一字襃貶說經者也

宣元年春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見逆夫人門 ○公穀曰不稱氏貶喪娶喪娶罪不在姜胡傳曰夫人與有罪與有罪亦不宜獨貶夫人杜注孔疏俱作闕文黃永年南莊類稿 ○按顧氏亦駁公穀見闕文門

宣八年夏夫人嬴氏薨冬葬我小君敬嬴

嬴氏私事襄仲殺惡及視魯之元惡也文十八年書夫人姜氏歸于齊此復書夫人嬴氏卒妾母專政之罪於是著趙鵬飛經筌○既書夫人姜氏薨于夷又書夫人風氏薨則知哀姜爲莊公夫人而成風乃妾也既書夫人姜氏歸于齊又書夫人嬴氏薨則知出姜爲文公夫人而敬嬴乃妾也汪克寬纂疏○前書夫人姜氏歸于齊此書夫人嬴氏薨則逐女君而僭其位顯然矣何以知姜之爲嫡娶見于經也方苞直解

定十五年秋姒氏卒　葬定姒

公穀見夫人薨葬門○自成風後子爲君則其母爲夫人書葬定姒是哀公以夫人葬其母猶宣襄也其卒不曰夫人葬不曰小君者徒以喪在殯不及尊其母焉耳陳傅良後傳○姒氏妾也定有嫡夫人其娶與薨皆不見經娶在未卽位之前薨在春秋絕

筆之後歟姜寶事義全考○弋氏卒不夫人葬定弋不小君何也哀居喪未君故不及尊其母也且定之嫡夫人不見於經容其時尚存故尊不加於妾母也非春秋削之也陳壽祺左海文集○姒氏不書薨不稱夫人葬不稱小君蓋春秋自成風以下雖以妾母爲夫人然必公即位而後稱之此姒氏之不稱者本無其事也左氏謂不成喪者非後世之君多於柩前即位於是大行未葬而尊其母爲皇太后而先王之禮亡矣顧炎武日知錄○按姒氏簡禮實季孫之弱其君也說見夫人薨葬門

哀十二年夏孟子卒

左傳汪氏說見夫人薨葬門○公羊孟子者何昭公夫人也其稱孟子何諱娶同姓蓋吳女也○公平日已諱而謂之吳孟子矣故史氏因稱爲孟子而卒之非今乃稱而隱諱之如三傳例

氏所云也夫生稱之死亦稱之而失禮之實始終生死不可掩矣湛若水正傳　○昭公夫人也據傳云季氏不絻蓋不以夫人喪之也故不書薨及葬昭公娶吳女書孟子何也因其稱而稱之也語云君娶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是也據實書之而昭之失禮與三家之不臣具見直解御纂　○春秋時娶同姓者不一而足穆天子傳有盛姬是天子以同姓之女備後宮也列國則晉獻公有大狐姬小狐姬驪姬平公則內有四姬傳襄二十六年衛人歸衛姬于晉等是也國語富辰曰聃由鄭姬韋昭注聃姬姓文王之子聃季之國鄭女爲聃夫人類此甚多獨昭公以吳孟子貽譏者以魯爲秉禮之國故耳洪亮吉更生齋集　○春秋書孟子卒想是昭公只稱孟子若加吳字孰不知吳之爲姬姓邪蓋謂之孟子者昭公諱之也謂之吳孟子者他人識之也按經文及三

傳未有稱吳孟子者（吳浩論語義疑）○諱同姓則稱孟子足矣其不稱夫人季孫削之也春秋仍舊史所以著季孫之罪也不書葬不以夫人禮葬也（朱軾春秋鈔）○穀梁以爲不書夫人爲諱娶同姓非也春秋之諱娶同姓當於不書如吳納幣不書逆婦于吳不書以夫人至自吳諱之卒不書夫人非諱也孟子之書卒不書薨不書葬不書夫人者季氏逐昭公立定公不以禮喪孟子夫子仍舊史書之所以著三家逐君不加禮于夫人之罪也（張自超宗集辨義）

○昭公君國二十餘年而孟子不稱夫人不書薨季黜之也使孔子正之而書夫人子氏薨則悖亂之迹隱矣不書葬覌定姒之禮而更殺也夫人之娶也失禮則書而孟子之娶不書何也豈昭公自知其非而命勿籍歟記稱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則自知非禮故也何以知非孔子諱國惡而削之也文

乎尤不可通矣其遲至八年而後致者以哀姜醜聲昭著僖公疑於其禮不敢即行故遲至八年大祭始行之耳顧棟高大事表三傳異同篇

僖十一年夏公及夫人會齊侯于陽穀

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與公俱會非禮杜注○書公及夫人會齊侯參譏之也孫復尊王發微○公稔聞桓莊之失而不改其轍齊侯親見兩國之事亦循其迹以兩君相會而使婦人廁於其間何以示侍衛僕從之人乎高閌集注○聲姜也僖公不戒文姜之失齊桓公不戒襄公之失皆過也葉夢得傳○姜爲齊侯之女歸甯可也與於會不可也書公及夫人婦從夫之辭與文姜異矣然禮謹於微其防一潰其流遂不可禦書之以明别遠嫌也御纂直解○此會非有諸侯之事直以姻戚行家人之禮耳然夫人

與公俱會於外非禮矣焦袁熹闕如編

僖十七年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婦人無外事魯之諸夫人豈姜頗爲賢婦詩人以令妻頌之而猶有此失蓋稔於見聞之非盲於禮義之正也吳澄纂言○夫人前與公會齊侯于陽穀矣今又獨會齊侯于卞失禮成俗習以爲常程端學本義○卞爲齊桓歸國所經之地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況僖公尚未至國而私自出會非禮甚矣卓爾康辨義○先儒據左傳謂齊以滅項止公夫人會齊侯請而釋之但公若以滅項見止則夫人當如齊俟齊侯之歸而請之豈能致齊侯來會況齊侯夙重魯宋魯君方以霸事在會滅國之故理宜詰問魯臣無緣遽執魯君疑齊侯以疾先歸而留諸侯于會以防淮夷之變攘伐夷之師齊侯道經魯境故夫人親往問疾而公

九月始至自會耳日講解義○卞魯邑齊侯自淮罷會過魯姜氏出會之耳傳曰齊以滅項止公聲姜會齊侯而請非也齊魯最親宋伐曹狄滅溫齊俱不問而乃以滅項執魯君乎觀下文公九月始至自會冬齊桓公卒疑齊侯以疾先歸道經魯境主人往問疾耳郝敬行說略方苞直解

文四年冬夫人風氏薨

妾不干嫡分也所以防閨門之陵替也母以子貴情也所以伸人子之天性也成風薨稱夫人葬稱小君厚於所生聖人亦諒其無他也賀仲軾歸義萬斯大隨筆參○毛氏牛氏說與賀氏同見內禮門

文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前書惠公仲子此何以不書僖公成風仲子薨葬不見于經不書惠公仲子則不知歸何人之賵此于成風則薨以夫人葬以

小君及時而含賵雖不書亦可以知其爲僖公成風也張自超宗朱辨義○周制天子有賵送諸侯小君之禮其賵物等數惟二王之後有含有襚有賵有賻四者俱備若諸侯則含且賵而止小君亦如之是歸含且賵正與賵諸侯小君禮合無所過也胡氏不識禮又不識例妄謂天子賵諸侯之妾廢王法而亂人倫故天王制天以貶之夫毋以子貴既正名夫人正名小君則書薨書葬是禮來賵來會葬亦是禮未有在本國已赴告薨葬而反罪天子以賵送者其不書天者闕文也毛奇齡傳

又　葬我小君成風

胡氏陳氏諸說見夫人薨葬○春秋所書一從當時事實非夫人也而稱以爲夫人春秋亦從而夫人之成風等是也夫人也而稱不以爲夫人春秋固不得而夫人之矣孟子是也豈曰子

尊之乎焦袁熹闕如編○母以子貴妾之爲君母者也母雖妾子爲君

則禮宜致隆妾母雖貴嫡母在上則位有等降故妾母之禮嫡

母在則以妾母事之嫡母殁則以夫人事之生以夫人事則死

以夫人葬尊母之義也成風文公之妾祖母也嫡祖母殁則文

公以夫人事之可也故成風卒書薨書夫人葬書小君李明復集義引謝湜○正名小君反哭成喪則書葬禮也此與宣八襄四昭十

一年書葬例同胡氏以夫人祔廟爲亂倫失禮則禮凡葬後無

不祔廟者雖天子諸侯廟制無考其繼室以子貴者或別立一

廟如隱元年考仲子宮之類要之當其葬後卒哭則必先祔廟

而後三年而始易廟焉雜記所謂主妾之喪則主人自祔是也

若三年入廟以大夫士禮推之則凡諸妻妾無不同廟小記云

妾祔于妾祖姑夫妾不入廟而可有在廟之妾祖姑乎毛奇齡傳

文九年春夫人姜氏如齊　夫人姜氏至自齊

歸甯也范甯注○父母存夫人歸甯常事耳何以書文公竝妃匹嫡齊女出姜生惡及視又嬖於其嬴生倭嬴寵而倭將貴故出姜如齊謀於父母也書之以著十八年歸齊之張本趙鵬飛經筌○出姜當是齊昭公女蓋有所不安而歸甯以愬於父母云耳吳澂纂言

夫人歸甯書至惟有此耳其不書者或禮不備或淫縱不告廟也孔疏○按夫人歸甯不書至者莊十五如齊外如外會不書至者莊二會禚莊四享祝丘莊五如齊師莊七會防會穀莊十九如莒莊二十如莒僖十一會陽穀僖十七會卞○春秋夫人適他國未有至之者皆非禮不告廟故也惟以此歸甯告廟故書蘇轍集解○錄杞叔姬之歸者爲歸于鄒起也錄姜氏之至者爲歸于齊起也是聖人之微意也然則出姜之不安於魯也舊矣聖人詳錄其往來豈

特爲其告至不告至哉（呂大圭或問）〇書至以得禮也書至以著不至者之爲非正也（牛運震傳）〇穀梁曰卑以尊至病文公也按反而告廟禮也何謂病公（陸淳辨疑引趙匡）

文九年冬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穀梁曰秦人弗夫人也非也秦人唯以夫人之禮襚成風故來襚之耳豈云弗夫人乎（劉敞權衡）〇僖公成風雖母子先君後夫人體當然也不言及卑不及尊也不稱夫人以義不得言及苟稱夫人則辭不別白嫌於僖公之夫人耳（日講解義）〇不可云成風僖公又不可云僖公夫人成風又不可云及夫人成風故並舉而先僖公屬辭之體也穀梁謂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非也（方苞直解）〇僖公成風本是兩襚孔疏所謂二襚一使而并致之其先僖公者以僖先薨也其不言及成風者以成風君母公羊所謂

子不可及母也此與隱元年天王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同其不稱夫人與仲子不稱夫人同胡氏不知禮謂削去夫人既已非是乃又襲穀梁說并僖公成風爲一人謂是僖之成風夫婦爲夫有母不爲子有其云惠公之仲子雖誤解經文然猶可通者以婦爲夫有也若云僖公之成風則母爲子有矣試一思之世有稱武王之太姒成王之邑姜與惠文之呂后薄后而可以成史書者乎毛奇齡傳○諸儒從穀梁謂妾母稱夫人天子不能正而秦人能之故書法云云此義亦甚迂僻豈聖人欲正嫡妾之分必借秦人以立義耶且秦之弗以成風爲夫人於何而見耶顧棟高大事表○僖公成風之禭者兩禭並致不可以成風及僖公又不可以僖公及成風故列序而先僖公者夫死從子之義也或謂僖公薨已十年不應歸禭不知成風之薨亦已五年矣成風可

姜之姦大書特書而諱娶孟子何義乎方苞直解○不書薨者不稱夫人不得言薨不稱夫人薨不以夫人禮薨也不書葬不以小君禮葬也蓋季氏逐其君而並黜其夫人也傳曰死不赴不反哭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經而拜則惡由季氏明矣葉夢得春秋考○愚按孟子之稱自是先君諱之國人與舊史因之而有是稱也謂孔子去吳號書孟子氏寓諱示譏不然也至不書夫人某氏薨則以爲著季氏之罪者所見特鉅○又按劉氏意林曰夫人必命於天子與諸侯同桓不受命故無王孟子不受命故不稱夫人亦誤

○書公會女

莊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左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巡狩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

越竟○參譏之也公及杞侯伯姬俱失正矣陸淳微旨○伯姬前年歸杞會公于洮三傳皆無淫惡之跡春秋書之與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文同者蓋婦人無專行之道其犯禮之迹無異也孫覺經解○杞伯姬此年會父於僖五年朝其子以婦人而行朝會之禮于諸侯之政矣黃仲炎通說○伯姬以前二年歸杞至此會公于洮冬乃歸甯皆爲杞伯來朝先爲之地也說者但譏公不當會其女而不知大不字小之失以至于此趙汸屬辭卷六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十八終

補魯夫人事論

禮於男女夫婦之際謹嚴分別春秋於夫人之事皆直書譏之詩以淑女之德冠於周南潔正之行美於召南其列國刺奔刺亂刺淫昏者二十餘篇豈非明人倫興教化治國家天下之大本歟蔡襄忠惠公集

喪服小記曰慈母與庶母不世祭鄭注引春秋傳於子祭於孫止按鄭說非也小記本文曰妾祔於妾祖姑注云妾死亦祔於夫祖之妾祖無妾則又間曾祖而祔高祖之妾果於孫止安所得祖妾而祔之且推及於高祖之妾邪鄭氏亦知其說之窒礙乃曰妾無廟云祔及高祖者當為壇祔之耳按禮壇墠何嘗不祭邪其說又非也然則記言不世祭何也蓋祀妾之禮殺於女君不得謂之祭也禮有牲曰祭無牲曰薦按小記易牲而祔於女君注曰易牲而祔則凡妾下女君一等疏曰女君特牲妾則特豚蓋妾祭不用牲可謂薦不可謂祭也

謂祭止於子遂絕之而不祀則非也邵長蘅青門簏稾

喪服小記云妾祔於妾祖姑妾母若不世祭妾安有妾祖姑之可祔乎魯君生母見於春秋者三敬嬴定姒齊歸也生祖母見於春秋者一成風也皆書夫人書小君與嫡母嫡祖母同葬邸初命無以妾爲妻爲夫言耳未有子孫而可以非正薄視其生母生祖母者也楊椿孟鄰堂文鈔答方勉仁書

成風爲莊公之妾故係之於其子今制封贈生母誥勅文云某官某人之生母某氏不儷於夫是母因子貴之義用春秋法葉鳳毛說學齋經說解文九年書僖公成風